

古今詩

別集

非國語

外集附錄

柳先生集六







大字書注釋之部  
張公望志云要  
東柳氏子則  
占張為說故  
中則也

俄成失路嗟貞貞元十九年臨武縣令還如渡遼水李伯云

離海更似謫長沙賈誼別怨秦城暮途窮越嶺斜訟庭閑枳

棘候吏逐麋麋加北鹿也三載皇恩暢千年聖曆遐朝宗延

架海師役罷梁差除道梁差注為瓜切水名前漢馬生屋注水

幹南宮步溼洼中此謂張署自臨武後江陵錄自江陵錄為

尚書刑部員外郎世推材是梓梓一本人仰驥中驛斂刺

苗人地許勿切州刺史古三苗地也生之芝也張平子

切飾也車莫孔戊備響鉦鍛錫也龍即郎官舊威從太

守加建旗翻鷲鳥負弩繞文蛇冊府榮八命中闈盛六珈音

加詩云副并六如如肯隨胡質矯威告婦賜翁一匹城曰大

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資曰是吾俸方惡馬融奢後設馬融

多堂後餘常坐元作史通幾其橋褒德待新換懷仁道進遮謂署中禮俗嫌龍

節晚朝訝介圭賒圭龍麥以首介萬貢輸苞靛苞靛真荆州

官賦秉秬秬則加切米教也周孔秋官栗容住十六雄風吞

七澤建馬相如載異產控三巴劉輿改未寧為巴以固後

三此桓巴字是謂三巴其也與水東西流即事觀農稼因時

展物華秋原被蘭葉春渚漲桃花令肅軍無擾程懸市禁貫

音餘除也諸史多不應虞竭澤史記竭澤而寧復歎棲首音

如彼樓首注樹上之樓首詩踪躩駒先駕跡躩駒先駕音

龍銅鼓報衙籠銅鼓染毫東田素縮素濡印錦溪砂州砂貨

積舟難泊人歸山倍畚首餘是楚燒山吳斂工折柳斂音俞

如日渝水之人善歌弄又古樂府有折揚柳曲楚舞舊傳芭

音巴楚辭傳芭越吟又古樂府有折揚柳曲楚舞舊傳芭

龍形者以獻帝傾罇石作汗有鑿也日合作窳音注寒初榮

大字書注  
廣生詩



云魯婦已聞施愷悌還覩正奇衰音羈慕友慚連壁音與疾

因謂之連壁音與言姻喜附葭前漢中山靖王傳葭李沉埋全

死地流落半生涯入郡腰常折逢人手盡義敢辭親耻汗唯

恐長疵瘕音切干音遐善幻迷冰火冬起胡游切列子云齊諧

笑相塗莊子云齊諧者志怪者也東門牛屨飯淮南子

送客東門胡傳隱語曰老栢塗散盡空巴音德康為中散大夫遺無

已逸戲看猴鬪作猴一本殊音辨馬過書曰性復多蟲肥搔無

林宿鳥為嗟病也本亦鹿同病

憂能老新聲麗似姱美好切豈知千仞墜祗為一毫差守道

甘長絕明心欲自剜也出於加切聽夜雨隔淚數殘

葩臬族音常聒不考鳥野鷺行看弋張云岸蘆

又亡江魚或共拟瘴氛恒積潤訛火亟生如切火氣耳靜

煩喧蟻晉駁師患耳聰聞未魂驚怯怒蛙非子越王出見

為真有風枝散葉霜寒瓜霧密前山挂冰枯

曲沼遊美葉音思鄉比莊烏莊有頃而病使人所之猶尚

也遯世遇睡逸傳睡鶴高尚不事奇情立漁舍茨荒草

林橋卧古挂切水御寒衾用蜀毛為之益德類

挹水勺切那伊入切御寒衾用蜀毛為之益德類

綴蝸引泉開故竇護華插新芭芭音巴樹怪花因擗

羅青引木花多蟲憐目待蛟表錄異海鏡蟹為腹水母

成虛曳捶牽羸馬垂義牧文假定公十四年猶訝堆為鶴

文假謂三毛居者已看能類足猶訝堆為鶴

名似誰采中原菽徒巾下澤車少猶訝堆為鶴

俚兒供苦筍儉父饋酸人謂中國人為



勸策扶危杖邀持當酒茶道流微短褐音短一本作短  
得衣也禪客會袈裟香飯春菰米音菰一本作菰  
折五加方期飲甘露宋錄曰新安王子粲嘗飲甘露  
此其露也更欲吸流霞抱朴子真經曰飲流霞一杯  
何言奈客更欲吸流霞抱朴子真經曰飲流霞一杯  
元林狙任攬拳春衫裁白紵朝帽掛烏紗音紗  
肅肅且音且衰竿困堂茨盈缺幾蝦蟇音蟇  
路識溝邊柳城聞壘上茄音茄卷聲葉吹之音吹  
共思指佩裏音裏  
張著為澧州刺史故云然千騎擁青緇音緇  
出宮門

弘農公以碩德偉材屈於誣枉左官二歲復為大僚  
天監昭明人心感悅宗元竄伏湘浦拜賀未由謹  
獻詩五十韻以異微志揚憲弘農人承李爽簡  
後入為王傅子厚時為  
求出同馬以持獻之

江前詩云  
錄治極史等年  
點材料

知命儒為貴時中聖所臧中庸謂仲尼曰處心齊寵辱遇物  
任行藏閔識新安地漢武帝紀注按船將軍楊僕也為  
不新安去弘封傳臨晉鄉功封臨晉君挺生推豹蔚遐步  
仰龍驤幹有千尋竦精聞百鍊鋼茂功期舜禹高韻狀羲黃  
狀一本作上足逸詩書圍鋒採翰墨場雅歌張仲德張仲德  
女頌祝魯侯昌詩云憲府初騰價貞元中憲為神州轉耀銜  
神州謂右言盈簡冊乃右史右史記言左轄備條綱德為  
臬師即左轄切惟切大文志惟星附軫主王侯左轄為  
曲左右丞掌管轄省事故杜甫上左丞詩云左轄領虛位響  
切農趨珮煙濃近侍香司儀六禮洽王制篇六禮冠昏  
見伯論將七兵揚外兵騎兵別兵部兵晉太康中分中外  
魏遂為十兵尚書合樂來儀鳳尊祠重籟羊常少卿御材  
優桂石公器擅巖廊峻節臨衡嶠衡嶠山屬湖南和風滿  
躐章章洪州謂人歸父母育郡得股肱良前傳文







東武揚君名肇以女妻岳 世議排張摯史記張摯解之 好揚君終時情弃仲翔吳志震翻字仲翔性不協 當世故終時情弃仲翔俗多見謗與坐徙丹陽 不言縲紲 狂徒恨纏徽長微一本 賈誼愁單闕歲在如日單闕賈誼服 伴狂世一本 鳴玉機全息懷沙事不忘屈原既放逐乃作懷 死恋恩何敢死垂淚對清湘

酬韶州裴曹長史君寄道州呂八大使因以見示二

十韻一首裴曹長史味詳其 各呂道州名温

韶州因以詩見及往復奇麗邈不可慕用韻尤為高絕余因 拾其餘韻酬焉凡為韶州所用者置不取其声律言数如之 金馬嘗齊入前漢時韶 金馬門 銅魚亦共頒唐志銀符賜守令則給之疑 山看積翠九疑山 澗水想澄灣澗在韶州 標榜同驚俗清 明兩照姦乘輅參孔僅今按按孔僅領天下益益以喻潘孟

湯為度支按節服侯柵道州昔使絕域遂无備夏之 監鉄副使于無所各切此謂呂温 賈傳辭寧切王太傳虞童髮未 聖理高懸象爰書降罰錢又書記張湯傳爰書計爰援也謂以 兩日鑿戶開切黃鉄 德風流海外和氣滿人寰禦魅恩猶貸 左傳文公十八年及諸四 思賢淚自潛出所好切 在亡均寂 冥零落間惇鰥夙志隨憂盡殘肌觸瘡痍痛切 月光搖 淺瀨風韻碎枯管切管古韻 海俗衣猶卉山夷誓不襲泥沙潛 虺蜮切短 瘋榛莽闢材獲慢音 猶省誠知懼安排祗自憫 文翰也音開 食貧甘莽鹵被褐謝爛熳音開 下遠物裁青蜀 居蜀時珍饌白鵝長指楚客珮楚詞南余與方 未賜大夫 環竟君賜之環則還於 異政徒云仰高蹤不可攀空勞慰顛 賴妍唱劇妖嬈音開



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作

遠弃其幽獨誰言值故人好音憐鍛羽音殺又所濡沫慰

窮鱗相煦以濕相濡以沫困志情惟舊相相知樂更新

浪遊輕費日醉舞詎傷春風月歡寧間星霜分益親已將名

是患還用道為隣機事齊飄瓦心不怨嫌猜比拾塵緣

下有疾墨墮飯中頭回取而食子貢空見以為高冠

余肯賦楚詞高余冠之岿岿長缺子忘貧誰彈其劍而歌曰

長缺歸來長余佩之晚晚驚移律暮也晚晚而將及睽携忽此辰

開顏時不再絆足去何因音半羈也海上銷魂別天邊

弔影身抵應西澗水寂寞但垂綸

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見寄

客有故園思圖南瀟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夢繞羽人丘

道躬身生毛羽也丹丘豈夜常明味道憐知止遺名得自求

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謬委金重以難

徵雜珮酬碧霄無狂路徒此助離憂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稍稍雨侵竹翻翻鵲驚叢美人隔湘浦謂吳一女生秋風積

霧香難極滄波浩無窮相思豈云遠即席莫與同若人抱奇

音朱絃絃枯桐音浩泛灩凌長空自得本無

作天成諒非功希聲闕大禩龔俗何由聰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間持貝葉書泗城有貝葉書

步出東齋讀真源無取妄跡出所逐道言莫可冥

繕性何由熟莊子繕性也道人庭宇靜蒼色連深

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



贈江華長老

老僧道機熟默語心皆寂去歲別春陵道州公流此投跡室  
空無待者巾履唯挂壁一飯不願餘跣趺便終夕也

也風無切足也佛云結跏趺坐義如來坐半跏趺坐  
兩脚如龍蟠結念誦經云全跏趺坐是如來坐半跏趺坐是菩薩  
坐風窸踈竹響露井寒松滴偶地即安居滿庭芳草積

巽上人以竹間自採新茶見贈酬之以詩

芳叢翳湘竹謂茶也零露凝清華復此雪山客晨朝採靈芽

採也蒸煙俯石瀨咫尺凌丹崖圓方麗奇色圭璧無纖瑕

玉本作呼兒爨金鼎餘韻延幽遐滌慮發真照還源蕩昏邪猶

同甘露飯佛事薰毗耶毗耶在摩竭國舍衛城

及二千大千世界時維摩詰舍利佛等諸大聲聞仁者可食如來甘露味飯大悲所薰所以服意食之使不消也

此蓬瀛侶謂仙人無乃貴流霞頭曼都遊紫府飲流霞西

零陵贈李卿元侍御簡吳武陵李深源元克已

理世固輕士奔指湘之湄陽光競四溟競一本敲石安所施

敲口交切作敲非鍛羽集枯幹鍛所拜所伍昂牙鳴悲

伍即低字朔雲吐風寒寂歷窮秋時君子尚容與小人守兢

危慘悽日相視離憂坐自滋樽酒聊可酌放歌諒徒為惜無

協律者窈眇絃吾詩音香眇音也

界圍巖水簾元和一月

界圍匯湘曲匯胡音青瑩環澄流懸泉聚成簾羅注無

時休韻磬叩疑碧鏘鏘徹巖幽丹霞冠其顛想像凌虛游靈

境不可狀鬼工諒難求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楚臣昔南

逐有意仍丹丘楚辭遠遊章句今我始北旋新詔釋縲囚縲

知密曰兩釋縲囚謂元和采真誠眷恣莊子是謂許國無淹

留再來寄幽夢遺貯催行舟

古東門行



鮑昭遠察府有東門行此詩蓋盜殺武元衡事  
元衡為相宅在京師靜安里元和十年六月將朝  
出東陽有賊自暗中突出  
射之從者散走遂遇害于路

漢家三十六將軍東方靈動橫陣雲景帝三年七月國反周

擊之此謂兵元濟反武元衡請遣兵討之王承宗李雞鳴函

師道請宥元濟白事書元衡斥去遂謀殺元衡夜半至函谷關

谷客如霧貌同心異不可數史記孟嘗君逃夜半至函谷關

而去此謂李師道王承宗與密遣人入關刺幸相赤九夜語飛電光

宗密遣人入關刺幸相赤九夜語飛電光前漢尹賞傳長安

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徵巡司錄眠如羊

謂武使得黑者斬文吏徵巡司錄眠如羊

三捕謂賊射元衡司傳噪莫知主名如方眠之羊不能禦

暴當街一叱百吏走謂賊乘暗呼曰賊獨元衡徒御而

中函匕首前曹誼傳

御道王悍臣破膽皆杜口帝前自吏卒不敢窮捕魏王卧内

藏兵符元忌入臣付晉都

子西掩袂真無辜左傳哀公十六年楚白公殺子

一朝起司馬相如曰是胡越起

敵國安陵誰辨削礪功史記梁孝王使人刺殺表盜於安陵

新治問長安中削礪功郭門外刺者置其劍

市莫知誰子其姪發笑之日是韓深井甲取尸暴於

斷骨卍下補廣韻項也

晉謂肌萬金龍贈不如土晉書

初拜柳州出東郊道旁相送皆賢豪迴眸炫晃別羣玉獨赴

異域穿蓬蒿炎煙六月咽口鼻咽塞也

州西南又千里離水闔石麻蘭高瀨力支切即桂州也

陰森野葛交蔽日懸蛇結虺如蒲萄到官數宿賊蒲野縛

壯殺老啼且號飢行夜坐設方略籠銅抱鼓手所操擊鼓

龍銅抱音也奇瘡釘骨狀如箭音醫書有釘瘡鬼手脫命爭纖毫

去九靖寓武氏

兵符何言元衡既  
主用兵又不慎  
駕此此即子外  
矣作子內懷

地深其其

本也其

豈其

重按下一作暇下  
字勝言如行下  
李也

寄韋珩韋正卿

大字



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攬腹戟與刀尔來氣少筋骨露蒼白

節汨盈顛毛國語注顛頂毛髮也君今矻矻又竄逐口黠切

石堅也又口骨切辭賦已復窮詩騷神兵廟略頻破虜四

溟不日清風濤聖恩僕忽念行葦十年踐踏久已勞子厚

翰幸因解網入鳥獸回網畢命江海終遊遨願言未果身

益老起望東北心滔滔東北奉和楊尚書郴州追和故李中書夏日登北樓十韻

郡樓有遺唱新和敵南金貞元中李吉甫為郴州刺史有北

有開也和吉甫韻子厚又依韻和之境以道情得人期幽夢

尋層軒隔炎暑迥野恣窺臨鳳去徽音續芝焚芳意深謂吉

宏規齊德宇麗藻競詞林靜契分憂術閑同遲客心音

也易得驛留當遠步鷓鴣莫相侵則衆芳歇猶

今日登高處還聞梁甫吟梁甫吟樂府曲名

楊尚書寄柳筆知是小生本樣令更商榷使盡其功

輒獻長句揚於

截玉銛錐作妙形廉切利也貯雲含霧到南溟尚書舊用裁

天詔尚書作詔內史新將寫道經晉王羲之為會稽內史

而龍騰曲藝豈能裨捐益微辭祗欲播芳馨桂陽卿月光輝編

書桂陽州也惟此毫末應傳顧兔靈楚辭顧兔在腹

南省轉牒欲具注國圖令盡通風俗故事作江

聖代提封盡海壖需而緣切狼荒猶得紀山川華夷圖上應

初錄風土記中殊未傳晉周如推髻老人難借問推與

有意求遺俗試檢周書王會篇周武王時遠國歸效周史集

黃茆深峒敢留連峒音洞南宮

前漢西南夷傳自滇以比皆

文選中其語  
五及作此句  
李富源



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

海畔尖山似劍鋸秋來處  
割愁腸若為化得身千億散上  
峯頭望故鄉

再至界圍巖水簾遂宿巖下

元和十一年五月

發春念長違中夏欣再覩是時植物秀香若臨玄圃

層城闕

崑崙敲陽訝垂冰  
嶺熱氣出兒嬌  
白日驚雷雨笙簧潭際起鶴

鶴雲間舞古苔凝青枝陰草濕翠羽蔽空素彩列激浪寒光

聚的鑠沉珠淵  
的丁歷切  
鏘鳴指珮浦  
與前浦同  
幽巖畫屏

倚新月玉鈎吐夜涼星滿川忽疑眠洞府  
一本作恍

詔追赴都廼寄零陵親故

元和十一年北道中作

每憶纖鱗遊尺澤翻愁弱羽上丹霄岸傍古埃應無數次第

行看別路迷  
有泥封記使玄

其止此封之始又山海

道經黃帝遊幸天下有謂里之  
道路記以里惟起軒轅時也

過衡山見新花開却寄弟

故國名園久別離今朝楚樹發  
兩枝晴天歸路好相逐正是

峯前回鴈時  
同鴈峯

汨羅遇風  
汨莫歷切

南來不作楚臣悲  
重入脩門自有期  
楚辭招魂云規兮

為報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  
明時

朗州竇常負外寄劉二  
十八詩見從行詩走筆酬贈

竇當為朗州刺史

投荒垂一紀新詔下荆扉疑心  
莊周夢情如蘇武歸賜環留

逸響五馬助征騾  
不羨衡陽鴈春來前後飛

離觴不醉至驛却寄相  
送諸公

重校本有因以  
三四字抄四  
有字二句乃呈  
也



無限居人送獨醒可憐寂寞長亭傳舍荆州不遇高陽侶  
高陽酒徒其一夜春寒滿下廳

北還登漢陽北原題臨川驛漢陽屬

驅車方向關迴首一臨川多壘非余耻禮記曲禮上四郊多壘此謂大夫之辱也  
見侵伐則多壘無謀終自憐禮記曲禮上四郊多壘此謂大夫之辱也  
樵漁事今還又落然

善護驛和劉夢得醉淳于先生驛在襄州之南

水上鵠已去史記齊使淳于髡曰臣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能

代吾欲刺腹而死恐人議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殺欲買而

財亭中鳥又鳴史記齊威王曰齊有信臣若此哉厚賜之

也王曰不飛則已一鳴驚人辭因使楚重名為救齊成八年楚

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辭因使楚重名為救齊成八年楚

大發兵伐齊齊王使使荒隴遽千古羽觴

難再傾劉伶今日意異代是向荒隴遽千古羽觴

詔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灞水在京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詔書許逐陽和至驛路

開花處處新

李西川薦琴石西川節度使李

遠師騶忌鼓鳴琴中記山家騶忌去和南風慙舜心

家語舜作五絃從此他山千古重他山之石殷勤曾是奉徽

音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州名

曹參軍或云元李一侍御即李深源元克已

衡岳新摧天柱峯衡山五峯其一曰士林顛顛泣相逢

字祗今文字傳青簡不使功名上景鍾國語晉語令狐文子

三畝空留懸磬室左傳信公三十六年齊九原猶寄若堂封

元微之有雙石衡州詩云音

世謂自比高日



孔聖遺弓吾見封之有若堂者矣注蔡士為遥想荆州人物  
論幾迴中夜借元龍魏志陳登字元龍許都人劉備在荆州論  
除備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陳登卒

奉酬楊侍郎文因送八叔拾遺賦贈詔追南來諸賓

二首侍郎楊

貞一來時送綵綵一行歸鴈射驚弦翰林寂寞誰為主鳴鳳

應須早上天侍郎楊

六言

一生判却歸休請著南冠到頭左傳鍾儀南冠而縶洽長雖  
解縲紲無由得見東周

商山臨路有孤松往來所以為明好事者憐之編竹

成援遂其生植感而賦詩援音爰

孤松停翠蓋託根臨廣路不以險自防遂為明所誤幸逢仁

惠意重此藩籬護猶有半心存時將承雨露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子厚詩陸州

十年顛顛到秦京京師誰料翻為嶺外行伏波故道風煙在

遺墟草樹平魏志明帝時銅人二號曰翁仲又水經注鄒南

石人前直以情疎招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今朝不用臨

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

再上湘江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來不知從此去更遣幾年迴

清水驛叢竹天水趙云余手種一十二莖

簷下踈篁十二莖襄陽從事寄幽情祇應更使伶倫見寫盡

雌雄雙鳳鳴黃帝使伶倫取竹解谷制十二管

長沙驛前南樓感舊德公別於此

沈吟期渡海通入  
詩賦於當時固  
文選在二以  
後外事但檢之不  
其亦  
皇南錄道奇因  
既而仲其南人  
三之二天氣頂  
事奉祀皇守非  
聲振旬奴泰乾其  
像置可馬門外句  
故使未見之福  
生惜不載再出



海鶴一為別存亡三十秋今來數行淚獨上驛南樓

桂州北望秦驛手開竹筵至釣磯留待徐容州

幽逕為誰開美人城北來略使徐俊經王程儻餘暇一上子陵

臺後漢嚴光字子陵隱於釣臺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永貞元年子厚與韓泰韓晞劉禹錫陳謙凌存

皆卒於所程異先召用元和十年子厚等五人例

州為錫馬博州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

廣韻風吹物也密雨斜侵葦箔牆密蒲計切為郎計切

江流曲似九迴去如千馬

柳州寄丈人周韶州

越絕孤城千萬峯空齋不語坐高春是謂高春

翠桂江秋水露鰓鱗鱗音鱗又音鱗下音庸魚名也文人本自

忘機事為想年來憔悴容

登柳州峨山峨者非

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州

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

臨蒸且莫歎炎方臨蒸縣屬衡州為報秋來鴈幾行林邑東迴山似

戟材邑以象林縣特犴南下水如湯犴音減柯駁字也

浙瀝含秋霧摘柚玲瓏透夕陽非是白蘋洲畔客南史柳渾

守嘗為江南曲六汀洲還將遠意問瀟湘

答劉連州邦字劉禹錫

雲霧散作雨秋雨

吳橋三中山司皆寓  
此意謂風寒雨冷  
小之共賞病多病  
君之願也斜役則  
便例中傷之故發  
務向命者門之  
江休向命者門之  
皆向命者門之

雲霧散作雨秋雨  
雲霧散作雨秋雨  
雲霧散作雨秋雨  
雲霧散作雨秋雨







覆地聳幹會參天好作思人樹慚無惠化傳

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榕音容初生如樹

宦情羈思共悽悽春半如秋意轉迷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  
蒲庭鷺亂啼

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

珠樹玲瓏隔翠微病來方外事多違仙人山不屬分符客一任

峻空錫杖飛仙人山在柳州

雨中贈仙人山賈山人賈鵬

寒江夜雨聲潺潺曉雲遮盡仙人山遙知玄豹在深處下笑

羈絆泥塗間列女傳陶子妻曰南食

別舍弟宗

零落殘魂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

投荒十二年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

相思夢長在荊門對樹煙宗一將

奉和周二十二丈酬郴州侍郎衡江夜泊得韶州書

并附當州生黃茶一封率然成篇代意之作郴州

楊於陵也韶州

丘山仰德耀天路下征駢駢音非夢喜三刀近晉王濬為廣

江月落屬思嶺雲飛會入司徒府還邀周掾歸書嫌五載違凝情

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童

孟崙

家右軍書每紙背與翼

書成欲寄庾安西晉庾翼為紙背應勞手自題子厚與夢得

賢戲題其書後聞道近來諸子弟孟崙二童臨池尋已

獸家雞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便皆不

書少

不得相見故便云  
夢中佳句但行  
半路即迷信自云  
用其意成去  
言柳州等  
劉注

通判州  
西京五千四百七  
韓非子  
志之有

三年下大字  
本注  
西京

西京



銅魚使赴都寄親友

本注云嶺南支郡无銅魚考  
典儀典等悉附都府至京

行盡關山萬里餘到時間并是荒墟附庸唯有銅魚使此後無因寄遠書

韓漳州書報徹上人亡因寄二絕

早歲京華聽越吟劉禹錫作靈徹文集序云聞君江海分逾

深他時若寫蘭亭會莫畫高僧支道林王羲之為會稽內史

等皆與羲之同好  
道林支道字也

頻把瓊書出袖中獨吟遺句立秋風挂江日夜流千里揮淚

何時到角東角東在會稽句  
章縣東海洲中

洲家雞之贈劉夢得作謝前狀  
賈資賤批書後者

日日臨池弄小鷄前二還思寫論付官奴褚遂良撰王右軍

一樂毅論四十四行書付官奴又行書五十八卷其第十卷第  
卷有与官奴小女書官奴羲之之女也特子厚未有男子柳

家新樣元和脚山谷云取其字製之新或曰公搢  
元和間有書各名元和脚者指公搢也且盡委  
芽斂手徒

重贈一百子厚學各口批  
家雞之贈詩

聞說將鷄向墨池劉家還有異同詞劉向子敞父子所如今

試遣隈牆問已道世人那得知家問王獻之曰君書何如  
外論不尔答  
日人那得知

世上悠悠未識真莊子西施病心而顰其  
眉里之顰人亦捧其心

而顧若道柳家無子弟往年何事乞西賓西都賦云有西都  
實問於東都主人

此謂劉家就子厚  
東寫西都賦也

答前篇夢得答問  
訓將雜詩

小兒弄筆不能噴洗壁書忽且賞鳥許切切也義之子  
之字子敏七八歲時

李書義之從後擊其筆不脫肯出戲見此能新白士聞彼夢

壁白淨子敬取帚沾沈汁書方丈字觀者如堵

熊猶未兆女中誰是衛夫人備夫人名鑄字茂荷舞書尤善  
王右軍勿師之在書法入妙品



谷後篇夢得谷出

昔日慵工記姓名前項籍傳書遠勞辛苦為西京西都近來

漸有臨池興後漢張芝臨池水盡點為報元常欲抗行元常王右軍

云吾書中之鍾繇當抗行比張芝之鍾繇行也

疊前兒弄筆詩

小學新翻墨沼波羨君瓊樹散枝柯在家弄土唯嬌女

詩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替桂筆利影空覺庭前鳥跡多

象刻未期益執書愛絲素誦青矜所獲

疊後子厚答昔

事業無成耻藝成上藝成而下南宮起草舊連名

尚書禮部勸君火急添功用趁取當時一妙聲晉書與尚書

郎索請俱善書時

柳州城西北隅種甘樹

手種黃甘二百株春來新葉徧城隅方同楚客憐皇樹

嘉樹橋不學荆州利木奴義陽之衡種甘橘千株臨死

來暇方幾歲開花噴雪何人摘實見垂珠若教坐

待成林日滋味還堪養老夫

聞徹上人亡寄侍郎楊丈靈龜詩僧也

東越高僧還姓湯惠休十人俗姓湯也幾時瓊珮觸鳴璫

郎切佩空花一散不知處誰采金英與侍郎侍郎詩曰玳枝

芳金英綠葉片紫莖不入君王杯低采還自榮

段九秀才處見亡友呂衡州書迹品韻古

交侶平生意最親衡陽往事似分身袖中忽見三行字拭淚

相看是故人

柳州寄京中親故

林邑山聯瘴海秋特柯水向郡前流勞君遠問龍城



地龍州正北三千到錦州

再授連州至衡陽酬贈別

衡陽與劉夢得分路贈別詩見前此條夢得所酬也

去國十年同赴召湘江千里又分岐重臨事異黃丞相

為鎮川太守後為丞相劉夢得自謂初貶連州今又出刺連州

為重也三點名慚柳士師柳下惠為歸日併隨迴鴈盡愁腸

正有所思 遇斷猿時挂江東過連山下桂江即離水在柳州相望長吟

重別夢得

二十年來萬事同今朝歧路忽西東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

當為鄰舍翁

答此夢得詩

弱冠同懷長者憂臨歧迴想忘悠悠耦耕若便遺身世黃髮

相看萬事休

三贈劉員外

信書成自設經事漸知非今日臨歧別猶一作何年待汝歸

答此夢得詩

年方伯玉早漢書字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恨比四愁多張協詩

會待休車騎謝眺詩似休波車劉琨詩相隨出蜀羅劉琨詩

種木柵花

上苑年年占物華飄零今日在天涯韋因長作龍城守龍城

郡剩種庭前木柵花

摘櫻桃贈元居士時在望仙亭南樓與朱道士同題

海上朱櫻贈所思樓居況是望仙時史記望仙亭蓬萊有客如

相訪不是偷挑一小兒東方朔

訓曹待御過象懸見寄柳州

大字本此詩在卷三

大字本此詩在卷三

重校是日



破額山前碧玉流  
驩人選駐木蘭舟  
春風無限滿湘憶  
欲採蘋花不自由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二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三

古今詩

法華寺石門精室二十韻

拘情病幽鬱曠志寄高爽願言懷名緇東峯旦夕仰始欣雲

雨霽尤悅草木長道同有愛弟披拂恣心賞松谿窅窅入

壑羅葛綿曾夔莓苔侵標榜密林互對聳絕壁儼雙敞漸峭

出蒙籠墟嶮臨滉漾嶮為檢切高峻白滉稍疑地脉斷悠若

天梯往結構罩羣崖迴環驅萬象小劫不渝瞬瞬音舜維摩

名大遊巖劫日劫大千若在掌維摩經善薩漸取三千大千

嚴佛壽二十劫體空得化元觀有遺細想喧煩困蒙着在掌中

過恒河沙體空得化元觀有遺細想喧煩困蒙着在掌中

虫小躅躅疲羸躅音子昔切寸進諒何營尋直非所枉探奇

極遙矚窮妙閱清響會方在今神開庶殊曩茲遊苟不嗣



浩氣竟誰養道異誠所希名賓匪余仗莊子名者超擢藉外

獎俛默有内朗鑑爾捐古風終焉乃吾黨潛軀委轡鎖音

高步謝塵埃映鳥朗切塵也蓄志徒為勞追蹤將焉倣淹留值頽

暮眷恋睇遐壤映日鴈聯軒翻雲波決湊決於黨切湊莫殊

風紛已萃鄉路悠且廣羈木畏漂浮離旌倦搖蕩昔人歎違

志出處今已兩何用期所歸浮圖有遺像幽蹊不盈尺虛室

有函丈微言信可傳申旦稽吾額

遊朝陽巖遂登西亭二十韻押法華西亭

謫棄殊隱淪登陟非遠郊所懷緩伊鬱詎欲有夷巢伯夷巢高

巖瞰清江幽窟潛神蛟開曠延陽景迴薄攢林梢攢音西亭

構其巔反宇臨呀庠交切一本虛牙切下許背瞻星辰興下見

雲雨交惜非吾鄉土得以蔭青茆羈貫去江介穀梁昭公十

又注西都賦與江介之微涓江介江之左也世仕尚函峭音

故墅即澧川音澧野承與切音數畝均肥壤音亦作甕音臺

館膏荒丘音入以音池塘疏沉坳會有圭組恋遂貽山林嘲薄

軀信無庸瑣骨劇斗筭交音州囚居固其宜厚羞久已苞庭除

植蓬文隙牖懸蟻蝻音所賴山水客扁舟枉長梢挹流敵

清觴掇野代嘉肴適道有高言取樂非絃匏逍遙屏幽昧澹

薄辭喧咳晨雞不余欺風雨間嘒嘒音再期末日閑提

挈移中庖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永州

九疑濬傾奔臨源委縈迴會合屬靈王曠泓澄停風雷高館軒

霞表危樓凌山隈茲辰始激霽音織雲盡塞開天

秋日正中水碧無塵埃杳杳漁父吟叫叫羈鴻哀境勝豈不

豫慮分固難裁升高欲自舒弥使遠念來歸流駛且廣汎舟

絕泂洄

天寶之亂柳氏  
族如若柳氏之  
官職有者四年



登蒲洲石磯望橫江口潭岳深迥斜對香零山

隱憂倦永夜凌霧臨江津  
猿鳴稍已踈登石娛清淪  
日出洲渚淨澄明晶無垠  
浮暉翻高禽沈景照文鱗  
雙江匯西奔  
靈神洄潭或動容岳嶼疑  
搖振切動也陶埴茲擇土切粘土  
也可作蒲魚相與鄰信美非  
所安羈心屢逡巡切結良可解  
也即紆鬱亦已伸切高歌返故室  
自調非所欣切

南澗中題

秋氣集南澗古澗獨游亭午時  
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  
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  
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  
水清且淪淪今詩作去國魂已游  
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  
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  
徘徊祇自知誰為後來者  
當與此心期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

志適不期貴道存豈偷生久  
忘上封事復笑昇天行  
行竄逐宦湘浦操心劇懸旌  
始驚陷世議終欲逃天刑  
歲月殺憂慄復舒吾情石角  
恣幽步長鳥遂遐征磴迴茂  
樹斷晏寒川明曠望少行人  
時間田鶴鳴風簷冒水遠霜  
稻侵山平稍與人事間去益知  
身世輕為農信可樂居寵真  
虛榮喬木餘故國願言果丹  
誠四支反田畝釋志東臯耕

與崔策登西山

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  
連袂度危橋紫迴出林杪  
西岑極遠日毫末皆可了  
重疊九疑高微茫洞庭小  
迥窮兩儀際高出萬象表  
馳景泛頽波遙風遞寒篠  
了謫居安所習稍

范感俱美不自  
禁茲路有力  
蜀名二山似係上風  
實有左即且其宜  
乃與中之也  
哀鳴者友聲不可  
也下  
也下

鶴鳴夜半而發  
此句是不眠  
即隱且及  
之意



厭從紛擾生同胥靡遺胥或作骨同胥靡靡人也莊壽等

彭鏗天鏗立耕切彭在姓鏗各鏗莊蹇連困頓蹇連九展切

愚蒙怯幽眇非令親愛踈誰使心神悄偶茲遁山水

得以觀魚鳥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

構法華寺西亭 永州

竄身楚南極山水窮險艱步登最高寺蕭散任踈頑西垂下

斗絕欲似窺人寰反如在幽谷榛翳不可攀命童恣披翦昔

字橫斷山割如判清濁聽若昇雲間遠岫攢衆頂澄江抱清

灣夕照臨軒墮樓鳥當我還遠苦溢嘉色資當遺清斑清一本作

棄逐久枯槁迄今始開顏賞心難久留離念來相關北望間

親愛南瞻雜夷蛮置之勿復道且寄澗史閑

夏夜苦熱登西樓

苦熱中夜起登樓獨褰衣山澤凝暑氣星漢湛光輝火晶燦

露滋野靜停風威探湯汲陰井陰他日切取也湯龜閉重

寐熒於亮切炎也憑欄久徬徨流汗不可揮莫辨亭毒意仰

訴璿與璣諒非姑射子靜勝安能希非子動姑射之山有神

山無而不熱又

覺衰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齒踈髮

就種種音種左傳靈浦髮曰余髮奔走力不任咄此可奈何

未必傷我心彭聃安在哉彭聃周孔亦已沉古稱壽聖人曾

不留至今但願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時春向暮桃李生繁

陰日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出門呼所親扶杖登西林高歌

足自快商頌有遺音

游南亭夜還叙志七十韻

自趣在此  
十年不名也



夙抱丘壑尚率性資游遨中為吏役牽十祀空指勞

命斯不易鬼責將安逃屯難果見凌越乃自剝剥喪宜所遭

神期固浩浩一作明一本眾口徒嗷嗷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

再懷曩歲期容與馳輕舟音都高切虛館背山郭前軒

面江阜重疊間浦淑音音暹迤驅巖竅數牛刀切積奉浮澹

灑始疑負靈螭叢林留衝颺石磔迎飛濤曠朗天景零桂蘇

遠相號蘇取草澄潭湧沉鷗半壁跳懸猿切後屬鹿鳴驗食

野魚樂知觀濠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孤賞誠所悖暫

欣良足衷留連俯搖檻注我壺中醪朵頤進芝實謂謂

擢手持蟹螯用卓切左手持蟹音大足脣炊稻視豐鼎音鱠鮮聞操刀

鼓枹翁嘯味哺其糟音與何不銷其糟而飲其

大謝詩野曠  
岷淨天高秋月  
明

云云漁父莞尔退想於陵子三咽寘李膺音寘曹事山子

難為借沉憂安所輟曲渚怨鴻鵠環洲影蘭草音

暮景歿西岑北流逝泊二徘徊遂昏黑遠火明連艘音

名木落寒山靜江空秋月高欽袂戒還徒善游矜所操音

歌叩鳴槽音曹中川恣超忽漫若荆且朔淹泊遂所止野風

自臙二澗急驚鱗奔蹊荒飢獸嗥入門守拘繫悽戚增鬱陶

慕士情未忘懷人首徒搔內顧乃無有德輶甚焉毛音

名竊父自欺食浮固云叨音於人合謂綠食也

問牛悲豐鍾說音放馬臨牢音臨牢音於子祝宗人

物裂壤分韃褫音藏矢下音阜截弓也岷凶既云捕音伏

吳虜亦已鑿殺人也謂李錡伏誅扞禦盛方虎謨明富伊咎

死五通謀日不如食以中水道刀筆吏寧期簿書曹中興遂羣







縷無餘贏貨財足非快各同二女皆娉婷唐丁切美蒼黃

見驅逐誰識死與生便當此殞命休復事晨征一聞激高義

背裂肝膽橫背疾智切日憂也挂弓問所往橋捷超崢嶸

音善去也見盜寒澗陰羅列方忿爭一矢斃酋即由切

餘黨號且驚摩令渡東縛縲索相挂擗

彼妹久禿魄殊春朱切美也詩彼妹者子禿文亦

刃下俟誅刑却立不親授授受不親詢以從父行擗收自擔

有音切轉道趨前程夜發敲石火山林如畫明父子更抱持

涕血紛交零頓首願歸貨納女稱舅甥道安奮衣去義重利

固輕師婚古所病左傳威公六年郭太子忽曰今以君命合

姓非用兵合二姓之好竭來事儒術十載所能逞

慷慨張徐州徐泗豪節度朱即揚前旌如方開李善注引朱

立舍日諸侯朝天子於天子故曰朱卿投軀獲所願前馬出王城

來朝道安從之轅門立奇士前漢項籍傳轅門為門滄水秋風

君侯既即世謂項元卒卒麾下相敬傾立孤抗王命謂軍中

為子張音留後鍾鼓四野鳴橫潰非所雍節非所嬰擧頭自引刃

顧義誰顧形烈士不忘死所死在忠真咄嗟狗權子沒切翕

習猶趨榮我歌非悼死所悼時世情

哭連州凌負外司馬凌

廢逐人所棄遂為鬼神欺才雖不其然卒與大患期凌人古

受氏周禮陵吳世夸雄姿志凌統為寂寞富春水英氣

方在其六學誠一貫六經精義窮發揮著書逾十

年凶蹟靡不推願在華切準著後浚春以三十集天庭揆高文

寓字若波馳於以金吾兵曹為亦掌書記軒下東越列

其奇建中初準以金吾兵曹為亦掌書記軒下東越列

秋風生暗因風



死凌江羽來棲翰林枝準在浙東洽各聞于孝文留弓劍中

外方危疑抗聲促遺詔定命由陳辭德宗崩羣臣議秘五日

日發可乃以日徒隸肅曹官征賦參有司準自翰林出守烏江許

國葬際限囚羈準以罪不得歸仲叔繼幽淪狂叫唯童兒準

死弟一門既無主焉用徒生為舉聲但呼天孰知神者誰泣

盡目無見遂喪其明賢傷足不持溘死委炎荒合切奄忽

也臧獲守靈惟平生負國謹骸骨非敢私蓋棺未塞責劉毅

夫兒蹤跡不可尋蓋棺事六定矣孤旅疑寒風輕風也念昔始相

遇腑腸為君知進身齊選擇失路同岐漉本期濟仁義今為

眾所嗤滅名竟不試世義安可支恬死百憂盡苟生

方慮滋顧予九逝魂與子各何之我歌誠自慟非獨為君悲

且携謝山人至馬池

新沐換輕憤情則革切古里賤不冠者曉池風露清日

詣塵外意况與幽人行霞散衆山迥天高數鴈鳴機心付當

路聊適義皇情義皇自謂

獨覺音夫

覺來惚牖空寥落雨聲曉良遊怨遲暮末事驚紛擾為問經

世心古人誰盡了

首春逢耕者

南楚春候早餘寒已滋榮土膏釋原野百蟄競所營綴景未

及郊穡人先耦耕園林幽鳥囀渚澤新泉清農事誠素務羈

囚阻平生故池想蕪沒遺畝當榛荆慕隱既有繫園功遂無

成聊從田父言款曲陳此情眷然撫耒耜迴首煙雲橫

溪居

久為簪組累幸此南夷謫閑依農圃鄰偶似山林客曉耕翻

重校志一

重校志一

重校志一



露草夜榜響溪石榜孔孟切進船也來在不逢人長歌  
楚天碧

夏初雨後尋愚溪

悠悠雨初霽獨繞清溪曲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竹沈吟亦  
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營營嘯歌靜炎燠

入黃溪聞猿黃溪在永州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處鳴孤臣淚已盡虛作斷腸聲

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召從行至祠下口號天柱自工二使相

驕陽衍歲事良牧念苗畝列騎低殘月鳴笳度碧虛稍窮推

客路送駐野人居谷口寒流淨叢祠古木疎焚香秋霧濕奠

玉曉光初射蟹坐言報兩切還注胎蟹

精誠禮物餘惠風仍復草靈雨會隨車後漢

郊居歲暮

俟罪非真吏子厚為自謂也翻慚奉簡書後漢  
屏居負山郭歲暮驚離索禮記檀弓曰吾居野洵樵唱來廷空燒  
燼落燼餘木出世紛因事遠心賞隨年薄默默諒何為徒成  
今與昨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黃葉覆溪橋荒村唯古木寒花踈  
寂歷幽泉微漸續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麋鹿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宿雲散洲渚曉日明村塢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予心適  
無事偶此成賓主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覺聞繁露墜開戶臨西園寒月上東嶺泠泠疎竹根石泉遠  
逾響山鳥時一喧倚檻遂至旦寂寞將何言



零陵春望

平野春草綠，曉鶯啼遠林。日晴瀟湘渚，雲斷岫嶺岑。  
音矩巖九后切古仙駕不可望世途非所任凝情空景慕萬里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舍

寓居湘岸四無鄰，世網難嬰每自珍。時藥閑庭延國老，時時  
甘草為開樽虛室值賢人魏志鮮于輔曰泉迴淺石依高柳

夏書偶作

南州溽暑醉如酒，溽如六切隱机熟眠開北牖。隱於朝日午  
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雨晴至江渡

江雨初晴思遠步，日天獨向禹溪渡。渡頭水落村徑成，撩亂  
浮槎在高樹。

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舟溪

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為身謀。風波一跌逝萬里，失切  
跌壯心瓦解空縲囚。縲囚終老無餘事，願下湘西舟溪地。却  
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後漢樊豐重字君雲嘗欲作

然積以歲月得具用

法華寺西亭夜飲

祇樹夕陽亭，共傾三昧酒。得酒字霧暗水連階，月明花覆牖。莫  
厭罇前醉，相看未白首。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







本作茶莊子釋文音檢云戒徒斷靈根斷朱玉也封植閱天

和達爾澗底石徹我庭中沙土膏滋玄液松露隊繁柯南東

自成畝繚繞紛相羅繚音了長步佳色媚夜眠幽氣多離憂

苟可怡孰能知其多嬰竹茹芳葉寧慮瘵與嗟瘵則界切木

木何切木留連樹惠留連又樹婉婉采薇歌婉婉二音伯

何單音善莊子單豹年七十而有嬰兒之色穢虎殺而食之

其外而病攻其內穢音善莊子單豹年七十而有嬰兒之色穢虎殺而食之

種白囊荷囊人半切尊首也

血蟲化為厲左傳昭公元午於文四虫為蠱夷俗多所神銜

猜每腊毒腊思積切周禮孟厚味謀富不為仁蔬菓自遠至盃

酒盈肆陳言甘中必苦苦甘何用知其真華潔事外

飾尤病中州人錢刀恐賈害賈音古賣也左傳且以賈也

饑刀飢至益逡巡竄伏常戰慄懷故逾悲辛燕氏有嘉草攻

膾事又泯泯當作氏無掌切切膾外切泯泯切泯也

宗即義何也炎帝垂靈編言此殊足珍木草曰嘉草攻之才草法

井即其草即呼蠱上姓各下宅搜神記將士先中蠱者服其汁

有得託以全余身紛敷碧樹陰都尤美潘岳開基賦曰葉荷

珠樹莓苔插瓊英芳根閔顏色徂歲為誰榮

新植海石榴

弱植不盈尺遠意駐蓬瀛月寒空堦曙幽夢絲雲生糞壤擢

珠樹莓苔插瓊英芳根閔顏色徂歲為誰榮

戲題堦前芍藥

凡卉與時謝妍華麗茲晨歌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孤賞白

日暮喧風動搖頻夜窻諳芳氣幽卧知相親願致漆洎贈悠

悠南國人南國有佳人華容若桃李

信句雅致上楚書

以美人為君子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始見白髮題所植海石榴樹

幾年封植愛芳叢韶艷朱顏竟不同從此休論上春事看成  
古木對衰翁

植靈壽木似竹有枝節可為杖

白華鑿寒水怡我適野情前趨問長老重復欣嘉名蹇連易  
衰朽韻通也方剛謝經營敢期齒杖賜周禮齒杖注工之所賜老者之杖

聊且移孤莖叢萼中競秀分房外舒英柔條乍反植勁節常  
對生循翫足忘疲稍覺步武輕安能事剪伐持用資徒行

自衡陽移桂十餘本植零凌所住精舍永州薛

謫宮去南裔清湘繞靈岳南岳晨登兼葭岸霜景霽紛濁離  
披得幽桂芳本欣盈握火耕困煙火新採又摧剝道旁且不  
願岑嶺况悠邈傾筐壅故壤棲息期寫鸞鸞鳥路遠清涼  
宮一雨悟無學南人始珍重微我誰先竟芳意不可傳丹心

徒自溼

湘岸移木美容植龍興精舍大美美容拒霜也

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盈盈湘西岸秋至風露繁麗影別  
寒水穠芳委前軒菱荷涼難雜反此生高原

早梅

早梅發高樹迥映楚天碧朔吹颺夜香飄同繁霜滋曉白欲  
為萬里贈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銷落何用慰遠客

南中榮橘柚謝元暉詩云南中榮橘柚守知為屬飛

橘柚懷貞質受命此炎方楚辭后皇嘉樹橘柚服兮受命不  
徙種於北地則化為枳密林耀朱綠晚歲有餘芳殊風限

清漢飛雪滯故鄉攀條何所歎北望熊與湘熊湘二山名

紅蕉

晚英值節節綠潤含朱光以茲正陽色窈窕凌清霜遠物世

大字本注謂月中有桂而清涼此桂也  
兩注謂月中有桂而清涼此桂也  
何謂月中有桂

重按此桂  
作桂而  
作桂而



所重旅人心殞傷迴暉眺林際戚戚無遺芳賦一本

巽公院五詠吳州龍興寺

淨上堂杜音

結習自無始淪溺窮苦源流形及茲世始悟三空門華堂開  
淨域圖像煥且繁清泠焚衆香微妙歌法言稽首媿導師超  
遥謝塵昏

曲講堂

寂滅本非斷文字安可離曲堂何爲設高士方在斯聖默寄  
言宣分別乃無知趣中即空假名相與誰期願言絕聞得忘  
意聊思惟

禪室

發地結菁茆團二抱虛白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涉有本  
非取照空工不待析萬籟俱緣生宵然喧中寂同深也心境本

同如鳥飛無遺跡

芙蓉亭

新亭俯朱檻嘉木開芙蓉清香晨風遠溽彩寒露濃蕭洒出  
人世低昂多異容嘗聞色空喻心經色即是空造物誰爲工留連秋  
月晏迢遞來山鍾

苦竹橋

危橋屬幽逕繚繞穿疎林迸籜分苦節迸切輕筠抱虚心俯  
瞰洎洎流仰聆蕭蕭吟差池下煙日朝曙鳴山禽嚙切  
一作本諒無要津用棲息有餘陰

梅雨

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雞晨海霧連  
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爲帝京塵陸士衡詩京洛多風塵素衣化

爲獨期元暉詩誰能久京洛獨無塵素衣



零陵早春

重校部武春作春核加圖

問春從此去幾日到秦原憑寄遠鄉夢殷勤入故園

田家三首

摩食拘所務氏聽音辱左驅牛向東阡雞鳴村巷白夜色

歸暮田札札耒耜聲飛飛來鳥鳶竭茲筋力事持用窮歲年

盡輸助徭役離音聊就空自眠子孫日以長世世還復然

籬落隔煙火農談四鄰夕庭際秋蟲鳴踈麻方寂歷蠶絲盡

輸稅機杼空倚壁里胥夜經過雞黍事筵席各言官長峻文

字多督責東鄉後租期車轂陷泥澤公門少推恕鞭扑恣狼

籍井音努力慎經營勞切肌膚真可惜迎新在此歲唯恐踵

前跡

古道饒羨藜榮迴古城曲葵花被隄岸波水寒更淥是時收

獲竟落日多樵牧風高榆柳踈霜重梨棗熟行人迷去住野

鳥競棲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今年幸少豐無厭飽與

粥延切

行路難二首

君不見夸父逐日窺虞淵列子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

如跳踉北海超崑崙音披霄決漢出沆莽音

沈下音黨切傲裂左右遺星辰音須臾力盡道渴死列子夸父

用批音揆音又用音熾音烈音其音義音社音詩音須臾力盡道渴死列子夸父

飲河音渭音河音渭音不足音將音北音士音飲音大音澤音未音至音道音渴音而音狐音鼠音蜂音蟻音爭音

噬吞音北方音踔音人音長音九音寸音長音九音寸音各音曰音海音經音東音流音而音吞音之音開音

口抵掌更笑喧啾啾飲食滴與粒生死亦足然天年睢盱大

志小成遂音坐使兒女相悲憐

虞衡斤斧羅千山工命採斫杙與椽音深林土剪十取

一百牛連鞅摧雙轅萬圍千尋妨道路東西蹶倒山火焚遺

徑從重校作注傳  
蓋不知詩之始者  
也

車陷泥澤非敢沒  
期而遽遭鞭扑故  
曰少推恕也重校  
作日推恕不後成後

昔端二句即金澤  
去狂三字

重校部武春作春核加圖

法疑扶

重校部武春作春核加圖

重校部武春作春核加圖



餘毫末不見保躡蹠礫壑何當存潘云躡蹠良刃切蹠也諸韻

所踐也同恐通作躡蹠論文車群材未成質已天突兀嶠豁也

空岳空宮殿高兒許交切韻玉篇無從山旁孝字惟集韻序

驚相梁天災武庫火晉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匠石狼顧

復論匠石出莊子君不見南山棟梁益稀少愛才養育誰

飛雪斷道冰成梁侯家熾炭雕玉房蟠龍吐耀虎喙張熊蹲

豹躑爭低昂躑音存攢巒叢嶸射朱光各切丹霞翠霧飄

奇香美人四向迴鳴璫音當耳雪山冰谷聯太陽星躔奔走

不得止奄忽雙燕棲虹梁風臺露榭生光飾死灰棄置參與

商左傳昭公元年閔伯實沈曰尋于戈以相征討后盛時一

去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當竹爲筆也桃竹出巴淪開吳人

謂簾爲笙晉謝安傳有蒲葵扇

聞籍田有感和五年詔美年籍田

天雨禾目降皇輿張衡東京賦留滯長沙歲又除

膏粱無由問整事上方受慶坐官宰因問鬼神之本見周南

何處託成書史記司馬遷自序太史公竟留滯周南執遷手

吾所發論著矣

跂烏詞足也

城上日出群鳥飛鷓鴣爭赴朝陽枝刷毛伸翼和且樂尔獨

落魄今何爲張云鷓鴣音誌落魄不得志無乃慕高近白日三足妬

尔令尔疾五經通義無乃飢啼走路旁貪鮮攫肉人所傷

前黃霸傳史食於翹肖獨足下叢薄潘云翹肖切肖公

口街低枝始能躍還顧泥塗備蟻蟻仰看

棟梁防燕雀左右六翻利如刀關切躡身失勢不得高支離

無趾猶自免莊子其形猶足以養生山无趾見仲尼努



力低飛兆後患

籠鷹詞

凄風折漑飛嚴霜蒼鷹上擊翻曙光雲披霧裂虹蜺斷霹靂  
掣電指平岡若然勁翮剪荆棘善霍魏切攫狐兔騰蒼江  
爪毛吻血百鳥逝獨立四顧時激昂炎風溽暑忽然至羽翼  
脫落自摧藏草中狸鼠足為患一夕十顧驚且傷但願清商  
復為假拔去萬累雲間翔累一本

放鷓鴣詞鳥如雞黑名其鳴

楚越有鳥甘且腴嘲嘲自名為鷓鴣海媒得食不復慮機械  
潛發羅罟學音字羽毛摧折觸龍鍾火煽赫驚庖厨鼎  
前芍藥調五味前漢子遠賦注芍藥根主和五味又辟毒氣  
和為芍藥耳今人食馬肝騰夫攘腕左右視齊王不忍殺馬關者猶合芍藥而煮之牛子出孟簡子亦放邯鄲鳩即音寒潘胡甘切

子簡子厚賞二子得意猶念此我萬里為孤囚破籠展翅

當遠去同類相呼莫相顧

龜背戲

長安新技出宮掖喧喧初徧王侯宅玉盤滴漑黃金錢皎如  
文龜麗秋天八方定位開神卦六甲離離齊上下投變轉動  
玄機甲星流霞破相參差四分五裂勢未已出無入有誰能  
知乍驚散漫無處所須臾羅列已如故徒言萬事有盈虛終  
朝一擲知勝負脩門象碁不復貴楚詞魏芳歸來入洛門魏  
官粧奩世所棄潘云奩力蓋切本作奩西陽雜豈如瑞質耀  
奇文願持千歲壽吾君廟堂巾笥非余慕莊子楚有神龜死  
笥而藏之錢刀兒女徒紛紛廟堂之上

聞黃鸝

倦聞子規朝暮聲不意忽有黃鸝鳴一聲夢斷楚江曲滿眼



故園春意生一本春草綠日極千里無山河一作相極一本麥芒際天

搖青波王畿優本少賦役務閑酒熟饒經過此時晴煙最深

處舍南巷北遙相語翻日迴度昆明飛凌風邪看細柳蕭蕭

初也我今誤落千萬山身同滄人不思還音同歸務速西林紫椹

何事亦來此令我心意桑梓間閉聲迴翅歸務速西林紫椹

行當熟

渾鴻臚宅聞歌効白紵渾音自竟臚音同

翠帷雙卷出傾城龍劍破匣霜月明朱唇掩抑悄無聲金黃

玉磬宮中生下沉秋水激大清天高地迥凝日晶羽觴蕩漾

何事傾

揚白花揚音白風吹度江水揚音白胡氏通幸之日華雜記南齊于梁太后

詎思不已為作揚白花歌坐令呂樹無顏色搖湯春光千

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長秋皇哀歌未斷城鴉起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

一聲山水渌渌一本作綠音瀉乃音瀉掉即歌聲洪駒父詩注謂數音瀟

乃音瀟遂反其音是不曾迴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

逐

飲酒

今日少愉樂起坐開清罇舉觴酌先酒醉音未先息見遺我

驅憂煩須臾心自殊頓覺天地暄連山變幽晦淥水函晏溫

藹藹南郭門樹木一何繁清陰可自庇竟夕聞佳言盡醉無

復辭偃卧有芳蔭彼哉晉楚富此道未必存

讀書

幽沉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遇欣或



鴻鵠高飛一舉千里  
里高祖楚飛一羽  
句吳則素伯也  
九散元帝梓也  
也東海在東海三  
南風到一吹黃沙  
此語也居居用也

自笑感戚亦以吁縹帙各舒散張云縹帙音切前後互相逾羣  
痾擾靈府日與往昔殊臨文乍了了徹卷兀若無竟文誰與  
言但與竹素俱竹簡也素簡也素簡也古人用以寫倦極更倒臥熟  
寐乃一蘇欠伸展支體吟咏心自愉得意適其適非願為世  
儒道盡即閉口蕭散捐囚拘巧者為我拙智者為我愚書史  
足自悅安用勤與劬貴爾六尺軀勿為名所驅福云云

感遇

一首二首不元何年錄行事也。大宮本于非國陸下素履地會八三三

西陸動涼氣驚鳥號北林栖息豈殊性集枯安可任集一本

晉語云人皆集於死也集枯也鴻鵠去不返勾吳阻且深一作

吳謂孟春有真帝大碑其神勾芒潘云額注吳徒嗟日沉酒九

鼓驚奇音驚音本驚注云驚音木此當作驚音務前送東

海父搖湯南風已駸駸坐使青天暮小星愁太陰衆情嗜姦

利居貨損千金損一本危根一以振齊斧來相尋如字

起覺一本感物涕盈襟微霜衆所踐誰念歲寒心

旭日照寒野旭可玉切鸞斯起高萊鸞音啁啾有餘樂

由切鳥聲飛舞西陵隈迴風旦夕至零葉委陳茨草根所

棲不足恃鷹隼縱橫來

詠史

燕有黃金臺圖經黃金臺在易水東南燕昭王遠致望諸君

也樂和嗛嗛事強怨音謙者與此二歲有奇勳七十餘

也嗛嗛事強怨悠哉闕壇理東海漫浮雲寧知世情異嘉穀坐煬楚嬌呼

酸呼各口二切謂樂致令委金石誰顧蠹蠕群時充切風波

斂潛攝勿切遺恨意紛紛豈不善圖後交私非所聞為忠不

內顧晏子亦垂文

三良

非報秦情怨而  
怨矣樂且報也  
自溫房也

其資斧齊家並作齊斧張軌云黃鉞也張晏云攬衣中  
致正齊也虞喜志林云齊當作齋齋戒入廟而受齊攬衣中  
起覺一本感物涕盈襟微霜衆所踐誰念歲寒心  
旭日照寒野旭可玉切鸞斯起高萊鸞音啁啾有餘樂  
由切鳥聲飛舞西陵隈迴風旦夕至零葉委陳茨草根所  
棲不足恃鷹隼縱橫來

大宮本于非國陸下素履地會八三三  
如字







在天成系破因之  
即合柳云

蓋帷也禮記故帷不奔為埋馬行立信爾環信切牛豈復識此為  
春鍾載埋瘞春音本浦器鍾則治切溝清護其危我心得所  
安不謂爾有知掩骼著春令禮記月令掩骼埋此肉茲焉適其  
時及物非吾輩聊且顧爾私

省試觀慶雲圖此詩今附卷末

設色初成象卿雲示國都九天開秘祉百辟贊嘉謨抱日依  
龍袞非煙近御爐高標連汗漫回望接虛無裂素榮光發舒  
華瑞色敷恒將配堯德垂慶代河圖堯如望

春懷故園

九苞鳴已晚左傳昭公十七年九苞為楚鄉農事春悠悠故  
池水空待灌園人九農正潘本作九苞同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二終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行狀

南城先生童宗說註釋  
新安先生張敦頤音辯  
雲間先生潘緯音義

別集上

非國語上 三十一篇

別集下

非國語下 三十六篇

外集上

披沙揀金賦

迎長日賦

記里鼓賦

吾子

劉叟傳

河間傳

筆郭師墓誌

趙羣秀才墓誌

外集舊錄  
筆郭師馬誌  
二志相破互  
去與後漢書  
石壁唐書





太府寺李卿外婦馬淑誌

外集下

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

大會議聽政表二首

賀平李懷光表

舉裴冕表

謝賜新茶表

賀破東平表

賀赦表

賀太子牋

賀裴桂州啓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

答鄭負外賀啓

諸州賀啓

附錄

舊附楚詞天問今散入十四卷天對篇內

天論二篇

劉禹錫

唐書本傳

宋祁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祭柳負外文

劉禹錫

重祭柳負外文

劉禹錫

爲鄂州李大夫祭柳負外文

劉禹錫

祭柳侯文

曹輔

祭柳侯文

黃翰

祭柳侯文

許尹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汪藻

舊本柳文後序

穆脩

四明新本柳文後序

沈晦

柳州舊本柳文後序

李禔

柳文年譜後序

文安禮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別上

非國語序

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眩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槩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知一字本有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

非國語上三十一篇

滅密周語

昭王遊於涇上按周語密康公從有二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眾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小醜備物終必亡也德小而物備終取之必亡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非曰康公之母誠賢耶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左氏以滅密

大字本注

卷第四

字參差不

白提行







海詩頌洞吞百谷周流无四恨杜子美詩頌洞不可照杜  
詩中用頌洞不一淮南子頌洞濛濛洞洞莫知其門許慎注頌  
讀如頌羽之頌鴻讀如子贛之贛洞讀如洞洞許慎注頌  
唐人用頌洞一字若出於淮南子音合依本處注頌洞  
或會或離或吸或吹如輪如機其孰能知之且曰源  
塞國必亡人之財用不亡何待則又吾所不識也且所謂  
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則吾既陳於前矣人也則  
乏財用而取亡者不有他術乎而曰是川之為尤又曰天  
之所棄不過其紀愈甚乎哉吾無取乎爾也

料民周語

宣王料民于太原國語注仲山父諫曰云云且無故而料民  
天之所惡害於政而妨於嗣一本於字王卒料之及幽王乃  
廢滅

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故  
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君也以道不以誣務明其

君非務愚其君也誣以言愚其君則不臣一本作仲山  
氏果以職有所協不待而具料民而知其少多司馬  
者政之尤也姑云爾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為哉  
其少而天料之是示也注是示以寡少又  
切累也惑于神怪愚誣之說而以是徵幽之廢滅則是幽  
之悖亂不足以取滅而料民以禍之也仲山氏其至於此  
乎蓋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何取乎爾也

神降于莘周語

有神降于莘云云使率狸狌以獻焉狸狌用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謂足足乎道之  
謂也堯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矣況其徵乎彼鳴乎莘者  
以君高悽愴謂妖之淺者也天子以是問卿



以是言則固已陋矣而世甚者乃妄取時日奔浪

無狀而寓之丹朱則又以房后之惡德與丹朱協

而憑以生穆王而降于死以臨周之子孫

曰房后實有與德叶於此朱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

堯臨人以五今其甯見也於是遂帥丹朱之裔以奉祠焉又曰

待片言而迂誕彰矣

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中是謂之不過五斯其為書也不

聘魯周語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魯

僑如公孫歸告王曰下

不若叔孫而秦侈不可以

侈不可以事二君

非曰秦侈之德惡矣其死亡也有之矣而孰能必其時之

蚤暮耶設今時之可必又孰能必其君之壽夭耶若二君

而壽三君而夭則登年載毒之數如之何而準

叔孫僑如周語

叔孫僑如聘王孫說言於王曰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殆請

之也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

非曰諸侯之來王有賜予非以貨其人也以禮其國也苟

叔孫之來不度於禮不儀於物則罪也王而刑之誰曰不

可若力之不能而姑勿賜未足以懲夫貪凌者也不若與

之今使王逆詐諸侯而蔑其卿苟興怨於魯未必周之福

也且夫惡叔孫者秦侈貪凌則可矣方上而銳下非所以

得罪於天子



邾至善捷于周邾字亦王叔簡公相說也單襄公曰兵在其頸者其邾至之謂乎王叔欲邾至能勿從乎邾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出奔晉

非曰單子罪邾至之伐當矣因以列數舍鄭伯下楚子逐

楚卒咸以為姦周語邾至曰吾有二伐吾二逐楚軍之卒

救人之也也襄公曰今邾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未益

賊叛國而擅舍鄭君賊也中軍殺行容羞則是後之人乘其

敗追合之也左氏在晉語言免胄之事則曰勇以知禮

邾至甲冑而見客免胄而命君子曰勇以知禮於此焉

而異吾何取乎邾氏誠良大夫不幸其宗後而亢兄弟之

不令而智不能周強不能制遭晉厲之淫暴變竊構以

利其室卒及於禍晉諸與刑人戰丁野陵人勝之於是乎

殺二邾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吾嘗憐焉今夫執筆者

其及也而必求其惡以播於後世然則有大惡幸而得

者則固掩矣世俗之情固然耶其終曰王叔欲邾至能勿

從乎斯固不足譏也已

柯陵之會周語見晉厲公視遠步高邾錡見錡音

其語犯邾孽見周語其語迂邾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

盡國語注云善惡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邾當之齊國

亦將與焉

非曰是五子者雖皆見殺非單子之所宜必也而曰合諸

侯人之大事於是乎觀存亡周語天合諸侯民之大事也

其君在會言視所以若夫是則單子果史矣視遠步高

犯迂伐盡者皆必乎死也則宜死者眾矣夫以語之迂而



曰宜死則單子之語迂之大者獨無謫耶

晉孫周周語

單襄公以告頃公頃同必善晉周云云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國語注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地

六者

非曰單子數晉周之德十一周晉悼公名也十一者謂而

曰合天地之數豈德義之言耶又徵卦夢以附合之周語

公曰日其夢曰必難之孫史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皆不

足取也

穀洛闢周語

穀洛闢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云云王卒壅之及景

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

卑國語注穀洛一水各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水

洛水毀王城西

非曰穀洛之說與三川爨同天將毀王宮而勿壅則王罪

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國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說說者說

交切太子晉又足記耶王室之亂且卑在德而又奚穀洛

之闕而徵之也

大錢周語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不可云云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

注謂民未進輕而重之

非曰古今之言泉幣者多矣是不可一貫以其時之升降

輕重也幣輕則物價騰踊物價騰踊則農無所售皆害也

就而言之孰為利曰幣重則利曰奈害農何曰賦不以錢

而制其布帛之數則農不害以錢則多出布帛而賈則害

矣今夫病大錢者吾不知周之時何如哉其曰召災則未

理俱備者以國其本  
而無廢亦去之  
則產亦不遜于一  
矣



之聞也左氏又於內傳曰音皆左氏傳及國王其心疾死乎左傳昭公二十其為書皆類此矣

無射周語

王將鑄無射射音亦無單襄公曰不可

非曰鍾之大不和於律樂之所無用則王妄作矣單子詞

曰口內味耳內聲音皆切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

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

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

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傳

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而伶州鳩又曰

國語上伶州鳩樂樂以殖則又曰離人怒神嗚呼是何取於

鐘之備也吾以是怪而不信或曰移風易俗則何如曰聖

人所以理定知風俗和恒而由吾教於是乎作樂以象之

之學者迷焉則移風易俗之象可見非樂能移風易俗也

曰樂之不能化人也則聖人何作焉曰樂之來由人情出

者也其始非聖人作也聖人以為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

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聖人飾乎樂也所以明乎

物無非道而政之不可忘耳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與人同樂則王矣吾獨以孟子為知樂

律周語

王問律於伶州鳩對曰云云

非曰律者樂之本也而氣達乎物凡音之起者本焉而州

鳩之辭曰律呂不易無奸物也周語伶州鳩曰律呂口不易

其正各順其時則神和平則父父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

則樂所以成政則樂所以成政也固則終終復

故樂也言政象樂也吾無取乎尔又曰姬氏出自天鼉大



姜之姪所憑神也歲在周之分野月在農祥后稷之所經

緯也武王欲合是而用之同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

在天電我祖氏出自天電則我皇妣大姜之姪在農祥

也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月之所在辰馬農祥

也天電即玄野馬齊之分野大姜王季之母也姪封於齊

也周之分野辰正而農起焉故謂之農祥

也房星晨正而農起焉故謂之農祥

矣又曰王以夷則畢陳黃鍾布戎大彘布令無射布憲施

舍於百姓同上州傳曰王以黃鍾之丁宮布戎於牧之野以

太彘之下宮布憲於百姓吾知其來之自矣是大武之聲

也州鳩之愚信其傳而以為武用律也孔子語實牟賈之

言大武也曰武始自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

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禮記樂記句也成猶奏也每

觀其子孟津時南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而反也四奏

象南方之國也五奏象周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不

振振以為節也駟當作四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

則是大武之象也致右憲左又立於綴樂記武舞致右憲

謂躡至地也憲讀為軒皆大武之形也夷則黃鍾大族無

射大武之律變也

城成周周語

劉文公與長弘欲城成周告晉魏獻子為政將合諸侯衛彪

僖見單穆公曰長弘其不沒乎長叔必速及魏子亦將及焉

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子孫實有禍是歲魏獻子焚

死二十八年殺長弘及定王劉氏亡

非曰彪僖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光銘城周古溫字化光作

大夫長弘言抗其傾坐召諸侯鄭崇王城

雖微遠猷實被令各宜福而禍何傷於明

訟忠思黯作此篇以美長弘

長弘之忠悉矣學者求焉



若夫當身速及之說巫之無怕者之言也追為之耳

問戰並同語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嚴公云云公曰小大之獄必以

情斷之劌曰可以一戰魯國古南切嚴公本莊

非曰劌之問洎嚴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矣而曰夫神

求優裕於饗祭不優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聞二國之存亡

以決民命不務乎實而神道焉是問則事幾殆矣既問公

之言獄也則率然曰可以一戰亦問略之尤也苟公之德

可懷諸侯而不事乎戰則已耳既至於戰矣徒以斷獄為

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劌之辭宜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

者誰也將而死國難者幾何人且士卒之熟練者眾寡

器械之堅利者何若趨地形得上游以延敵者何所然後

可以言戰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則其不誤國之社稷

無幾矣申包胥之言戰得之語在吳篇中吳語楚申包胥

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越王曰鴈酒豆肉未嘗不分也云云

躋僖公魯語

夏父弗忌為宗丞將躋僖公云云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

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為無殃其葬也焚煙

徹其上國語注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徹達也

非曰由有殃以下非士師所宜云者誣吾祖矣展禽柳下

常謂柳下惠之齋 宮僕魯語

宮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

里革遇之魯語注里革史克也遇僕人見而更其書云云

非曰里革其直矣曷若授僕人以入諫之為善公之舍革

此修乃非一信  
論先信後信  
昭于知辨  
理耳







非曰桓公之苟能弔天下之敗衛諸侯之地貪強忌服戎狄縮匿君得以有其國人得以安其堵雖受賦於諸侯樂而歸之矣又奚控焉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若是耶則區區齊人惡足以奉天下已之人且不堪矣又奚利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國勞其人抗其兵以市伯名於天下又奚仁義之有予以爲桓公之伯不如是之弊也

卜晉語晉語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非曰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啟陋民也非怕用而徵信矣爾後之昏邪者神之怕用而徵信焉反以阻大事要言卜史之害於道也多而益於道也少雖勿用之可也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怪之乃始遷就附益以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

也

郭偃

晉語 大字本註与前伐驪戎事在焉

郭偃曰夫口三五之門也口以紀一是以讒口之亂

不過三五三五君多則五也

非曰舉斯言而觀之則愚誣可見矣

公子申生

晉語

申生曰棄命不敬作令不孝間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

非曰申生於是四者咸得焉昔之儒者有能明之矣故予之辭也略

狐突

晉語

敗狄于稷桑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非曰古之所謂善深謀者乎親戚輔佐之位則納君於道



據左傳晉獻三  
于齊養生春  
人及太子申生  
孤生也申生  
持以母曰申  
于古也物也  
申生也申生  
傳所本也

否則繼之以死唯己之義所在莫之失之謂也今孤突以  
位則戎禦也禦合以親則外王父也申生之出未嘗不從  
覩其將敗而杜其門則奸矣而曰善深謀則無以勸乎事  
君也已不鄭曰君為我心晉語不鄭曰我无心是我  
心者不得自在也君里克曰中立同上里克曰吾秉心以  
為我者不敢中立其免乎晉無良臣故申生終以不免  
立不阿君亦不助太子也

魏夢晉語

魏公夢在廟有神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之下云云舟  
之僑以其族行適晉亭收天之刑神也

非曰魏小國也而秦以招大國之怒政荒人亂亡夏陽而  
不懼而猶用兵窮武以增其讎怨所謂自按其本者亡孰  
日不宜又惡在乎夢也舟之僑誠賢者歟則觀其政可以  
去焉由夢而去則五笑之矣

童謡晉

獻公問於卜何曰攻魏何月也對曰童謡有之曰丙之辰云  
非曰童謡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宰周公晉語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云云公乃還宰孔曰晉侯  
將死矣云云是歲獻公卒

非曰凡諸侯之會霸主小國則固畏其力而望其庥焉者  
也大國則宜觀乎義義在焉則往以尊天子以和百姓今

孔之還晉侯也曰而暇晉是皇晉語宰周公曰齊侯將  
暇是皇謂不則非吾所陳者矣又曰汪是土也苟違其

違誰能懼之同上晉語宰周公曰齊侯將  
暇是皇謂不則非吾所陳者矣又曰汪是土也苟違其

中國之道也假令一失其道以出而以必其死為書者又



從而徵之其可取乎

荀息

里克欲殺奚齊荀息曰吾有死而已先君問臣於我我對以忠貞云云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

非曰夫忠之為言中也貞之為言正也息之所以為者有是夫間君之惑排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遠矣或曰夫已死之不受死君之不欺也抑其有是而子非之耶曰子以自經於溝瀆者舉為忠貞也歟或者左氏穀梁子皆以不食其言不食其言此四字然則為信可乎曰又不可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惡得為信曰孔父仇牧春秋相宋督執其君七年及自大夫孔父及公十二年宋督執其君七年及其大夫仇牧值公十年是二子類耶曰不類曰不類則如春秋何曰春秋之類也必教不能死者耳孔子曰與其進不保其往也春秋之

罪許止也隱刃焉耳

春秋傳公十九年許止太子止弒其君

而卒書曰殺其君

其類荀息也亦然皆非聖人之情也枉許止以

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甚荀免之惡忍之也吾言春秋之情而子徵其文不亦外乎故凡得春秋者宜是乎我也此之謂信道哉

春秋之情不外乎文也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別上卷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別下

非國語下 二十六篇

狐偃晉語

里克既殺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入乎舅犯曰不可  
云云秦穆公使公子繫弔重耳曰時不可失舅犯曰不可  
云云非曰狐偃之為重耳謀者亦迂矣國虛而不知入以縱夷  
 夷吾弟也重耳賢也夷吾昧也弟而昧入猶可終也兄而  
 賢者又何慄焉使晉國不順而多敗百姓之不蒙福兄弟  
 為豺狼以相避於天下由偃之策失也而重耳乃始俵俵  
 焉遊諸侯柳良陰蓄重利以幸其弟死獨何心歟僅能  
 入而國以霸斯福禍然耳一本綱非計之得也若重耳早  
 從里克秦伯之言而入則國可以無嚮者之禍而兄弟之



愛可全而有分定焉故也夫如是一本有足字以為諸侯之孝  
又何戮笑於天下哉

輿人誦晉語

惠公入而背内外之賂輿人誦之曰云云得之而徂終逢其  
外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既里平死一本有禍字公墮於韓郭偃曰  
善哉夫眾口禍福之門也因語注輿人誦也不敬曰誦惠公二  
之誦諺知之故云  
眾口禍福之門也

非曰惠公里平之為也則宜咎禍及之矣又何以神眾口  
哉其曰禍福之門則愈陋矣也

葬恭世子晉語

惠公出恭世子而改葬之是達於外國人頌之曰云云歲之  
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為王妃  
子郭偃曰十四年君之家嗣其替乎其數告於人矣公子重

耳其入乎其魄兆於人矣若入必霸於諸侯其耿光於民矣

晉語是作臭頌作誦翟作狄耿作光耿因一十一四歲後也狄公子謂重耳言重耳當伯諸侯為王妃偶家嗣太子也替滅也耿猶昭也當與古洵切与炯同

非曰眾人者言政之善惡則有可采者以其利害也又何  
以知君嗣二七之數與重耳之伯是好事者追而為之未  
必偃能徵之也况以是故發耶一本是作臭

殺里克晉語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郭偃  
聞之曰不謀而諫不圖而殺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  
不忠受君之罰不祥離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離天之禍無

後秦人殺異芮而施之考  
文公殺懷公於高二句上非自注下句則應存也

非曰芮之陷殺克也其不祥宜大於惠公而異其辭以配  
君罰天禍皆所謂遷就而附益之者也



秦穆公歸至于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縶曰殺之利公孫枝曰不可公子縶曰吾將以重耳代之晉之君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殺無道立有道仁也公孫枝曰耻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不若以歸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父子代處秦國可以無害晉語至

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之言也且曰納有道以臨汝何故不可縶之言殺之也則果而不仁其言立重耳則義而順當是時天下之人君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則大國之霸基也向使穆公既執晉侯以告于王曰晉夷吾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且又不順既討而執之矣於是王命黜夷吾而立重耳咸告于諸侯曰吾討惡而

進仁既得命于天子矣吾將達公道于天下則天下諸侯無道者畏有德者莫不皆知嚴恭欣戴而霸秦矣一本莫字周室雖卑猶是王命穆公以為侯伯則誰敢不服夫如是秦之所耻者亦大矣一本集字棄至公之道而不知求至公下一本有姑欲離人父子而要河東之賂其舍大務小違義從利也甚矣霸之不能也以是夫

慶鄭 晉語

丁丑斬慶鄭乃入絳

非曰慶鄭誤止公晉語城折謂慶鄭曰君之罪死可也而其志有可用者坐以待刑同上公至于絳郊曰鄭也有罪

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折曰君蓋赦之而能舍之則獲其君曰斬鄭九使自殺司馬說刑之

用亦大矣晉君不能由是道也悲夫若夷吾者又何誅焉

乞食於野人 晉語



過五鹿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人  
以土服又何求焉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有此其以戊申云乎  
晉語注塊笑也戊申也申廣大也

非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為之若五鹿之人獻  
塊十二年以有衛土則消人疇枕楚子以塊吳語楚王  
之中乃見其消人疇枕楚子以塊後十二年其復得楚乎  
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樂而夫之後

何沒而不云也而獨載乎是戊申之云充足怪乎  
懷羸晉語

秦伯歸女五人懷羸與焉用語注婦嫁也

非曰重耳之受懷羸不得已也其志將以守宗廟社稷阻  
焉則懼其不克也其取者大故容為權可也秦伯以大國  
行仁義交諸侯而乃行非禮以強乎人豈習西戎之遺風  
歟

筮史占之曰皆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筮史占之曰皆  
不吉司空季子曰吉云云

非曰重耳雖在外晉國固戴而君焉又况夷吾死圍也童  
昏以守內秦楚之大以翼之大失之強族皆啓之而又筮  
焉是問則末矣季子博而多言皆不及道者也又何載焉

惠公名夷吾 懷公名各用

董因晉語

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云云

非曰晉侯之入取於人事備矣因之云可略也大火實沉  
之說贅矣晉語董因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  
當之无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  
火是謂大辰公以辰出而參入

命官晉語



胥籍狐箕藥却相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  
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近官朝廷者也中官內官遠官縣部

非曰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文公將行霸而不知變  
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舉族以命乎遠近則陋矣若將  
軍大夫必出舊族或無可焉猶用之耶必不出乎異族或  
有可焉猶棄之耶則晉國之政可見矣

倉葛晉語

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云云

非曰於周語既言之矣又辱再告而異其文抑有異旨耶  
其無乎則耄者乎周語陽人不服晉族圍之倉葛呼曰云云

觀狀晉語

鄭人以贍與晉晉人將烹之瞻曰天降禍鄭使淫觀狀棄禮  
違親云云

非曰觀晉侯之狀者曹也晉語曹其公不禮焉今於鄭胡

言之則是多為誣者且耄故以至乎是其說者云鄭効曹  
也是乃私為之辭不足以蓋其誤晉語注所放也於君不禮放君

救饑晉語

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  
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

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之也奚獨救饑耶其言則遠  
也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內而信之行在歲月之外是道之

常非知變之權也其曰藏出如入則可矣晉語其何曰藏出如入何曰藏

有而致之言若是遠焉何哉或曰時之信未洽故云以激  
之也信之速於置郵子何遠之耶曰夫大信去令故曰信

如四時恒也恒固在父若為一切之信則所謂未孚者也  
彼有激乎則可也而以為救饑之道則未盡乎術



趙宣子晉語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宣子執而戮之

非曰趙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褒其能也誠當晉語宣子

告諸大夫曰吾幸服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然而使人以其乘車于行陷而

至乎戮是輕人之死甚矣彼何罪而獲是討也孟子曰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為是所謂無辜也歟或曰戮辱

也非必為死曰雖就為辱猶不可以為君子之道舍是其

無以觀乎吾懼司馬之以死討也

伐宋晉語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云云曰是反天地而逆民

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晉語注則

非曰盟主之討殺君也宜矣若乃天者則吾焉知其好惡

而暇徵之耶古之殺奪有大於宋人者而壽考佚樂不可

勝道天之誅何如也宣子之事則是矣而其言無可用者

鉏麇晉語注鉏麇

趙宣子驟諫公使鉏麇賊之晉語注鉏麇

非曰麇之死固善矣然而趙宣子為政之良諫君之直其

為社稷之衛也久矣麇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為賢邪晉語

則寢門闢矣盛服將朝早而假寐麇退而不知其大而

賢其小欵向字使不及其假寐也則固以殺之矣是宣

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麇固賊之悔過者賢可書

乎

祈死晉語

反自鄆范文子謂其宗祝云云

非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焉文



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

長魚矯晉語

長魚矯既殺三郟乃脅栾中行云云公曰一旦而尸三鄉不可益也云云乃奔狄三月厲公殺晉語注三郟郟

非曰厲公亂君也矯亂臣也假如殺栾書中行偃則厲公之敵益眾其尤可盡乎今左氏多為文辭以著其言而徵其効若曰矯知幾者然則感甚也夫

戮僕晉語

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媿絳斬其僕晉語注揚干

非曰僕稟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貴不能討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後世多為是以害無罪問之則曰魏絳故事不亦甚乎然則絳宜柰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

叔魚生晉語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云云必以賄死楊食我生叔向之母聞

其號也曰終滅羊舌氏之宗晉語注叔魚叔向弟揚食我叔向

非曰君子之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猶不足以言其禍福以其有幸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聲以命其死亡則何耶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則知之未必賢也是不足書以示後世

逐栾盈晉語

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群賊云云陽畢曰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云云使祁午陽畢適曲沃逐栾盈晉語注祁午掄擇也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人何罪盈之始良大夫也有功焉而無所獲其罪陽畢以其父弑君而罪其宗一朝而逐之激而使至乎亂也晉語居二年栾盈且君將懼禍懲亂



耶則增其德而修其政賊斯順矣反是順斯賊矣况其胤之無罪乎

新聲 晉語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

非曰耳之於聲也猶口之於味也苟說新味亦將卑乎樂

之說吾於無射既言之矣見前卷

射鵝 晉語作鵝 晉語 食亦切下音晏

平公射鵝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曰必速

殺之無令遠聞君怛怙于顏乃趣舍之

非曰羊舌子叔向羊舌氏各附以其君明暗何如哉若果暗也則

從其言斯殺人矣明者固可以理論胡乃反徵先君以耻

之耶晉語叔向曰昔吾先君唐叔射鵝于徒林瘡以爲大甲今君嗣吾先君射鵝不死搏之不得是賜吾君之

也耶者是使平公滋不欲人諫已也

趙文子 晉語

文子視日曰朝不及夕誰能俟五五年后子曰趙孟將死矣

怠偷甚矣非死逮之必有大咎后子秦景公之弟

非曰死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尔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

若夫大咎者非有罪惡則不幸及之偷不与也左氏於內

傳曰人主偷必死亦陋矣左傳昭公元年 民主偷必死

鑿和 晉語 和鑿名

文子曰鑿及國家乎對曰上鑿二國其次疾人固鑿官也晉語

王止貨淫誠是謂 鑿國官猶宮殿

非曰和妄人也非訖視攻殺之專詞同而苟及國家去其

守以施大言誠不足聞也其言晉君曰諸侯服不過三年

不服不過十年晉語 諸侯 服則專於色凡鑿之所取在榮衛合脉理

也然則諸侯服則榮衛離脉理乱以速其死不服則榮衛



和脉理平以延其年耶

黃熊 晉語

晉侯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曰鮫殛于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晉語注羽山之淵鮫既死而神化也  
同左傳昭公七年釋文音如來者三足鱉也一日實為夏郊熊足似鹿東海人祭禹音不用熊白及鱉為鱓

非曰鮫之為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為熊也能之說好事者為之凡人之疾魄動而氣湯視聽離散於是寐而有怪夢罔不為也夫何神奇之有

韓宣子憂貧 晉語

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曰桀武子晉語注亦書無一卒之田云云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相子驕泰奢侈云云宜及於難而賴武子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字改相之行修武子之德而離相

子之罪以亡于楚 云云

非曰叔向言貧之可以安則誠然其言亦書之德則悖而不信以下逆上亦可謂行刑耶前之言曰樂書殺厲公以厚其家晉語陽畢曰日夫桀氏之誅晉國久矣亦書之六獲宗殺厲公以厚其家公使陽甲適曲沃逐齊也今而曰無一卒之田前之言曰桀氏之誅晉國久矣用書之罪以逐盈今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則吾惡乎信且人之善惡咸繫其先人已無可力者以是存乎簡策是替教也

圍鼓 晉語

中行穆子圍鼓二人或請以畔穆子不受國語注穆子首吳非曰城之畔而歸已者直有逃暴而附德者有力屈而愛死者有反常以求利者逃暴而附德者麻之曰德能致之也力屈而愛死者與之以不死曰力能加之也皆受之反



常以求利者德力无及焉君子不受也穆子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晉語注利是焉知非嚮之二者耶

具教晉語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教山魯人以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教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曰云云吾名其二諱為笑矣唯不學也晉語注獻公具武公教

非曰諸侯之諱國有數十焉尚不行於其國他國之大夫名之無慙焉可也魯有大夫公孫敖左傳文元年注公孫敖慶父子魯之君臣莫罪而更也又何鄙野之不云具教

董安于晉語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簡子賞之辭曰云云今日為狂疾而曰必賞汝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趣而出乃釋之晉語注戰事猶人之有狂易之疾相戰傷也

非曰功之受賞也可傳繼之道也君子雖不欲亦必將受之今乃遁逃以自蒙也則受賞者必耻受賞者耻則立功者怠國斯弱矣君子之為也動以謀國吾固不悅董子之潔也其言若懟焉則滋不可懟侍對切

祝融鄭語

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

非曰以虞舜之至也又重之以幕能聽叶風以成樂物生

而後卒以殄滅武王繼之以陳覆虜之不暇鄭語虞幕以成樂物生者也陸虞幕舜後虞思也言能所協風所知和風因時順氣以成育乃物使之祭生堯之時祝融無聞焉祝融之後昆吾大彭豕韋世伯夏商今史伯又曰

於周未有侯伯必在楚也鄭語祝融亦能昭顯天光於周未有侯伯昆吾為夏侯伯矣大彭豕韋為商伯矣當周未有則堯舜反不足祐耶故

凡言盛之及後嗣者皆勿取



褒神 鄭語

相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必於弊

非曰史伯以幽王棄高明顯昭而好讒慝暗昧近頑嚚窮

固黜太子以怒西戎申繒於彼太子繒申繒也而言褒神之流禍上

申之與國也西戎亦黨於申以取其必弊焉可也

及厲王之未發而觀之化為二龍夏后下請其祭而禱之吉

天之王娶是女使至為后而生的伯服是奸怪者之為焉非君

子之所宜言也

嗜艾 楚語 楚語

屈到嗜艾將死戒其宗若曰苟祭我必以艾及祥宗老將薦

艾屈建命去之楚語注艾艾也宗臣曰

非曰門內之理恩掩義父子恩之至也而艾之薦不為愆

義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吾未敢賢乎尔也

荀薦其羊饋而進艾於邊是故不為非禮之言齋也曰思

其所嗜禮記祭義云屈建曾無思乎且曰違而道吾以為逆也

楚語子木有羊饋而進

已楚語

王曰祀不可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不

可以已夫民氣繼則底底則滯滯久不振生乃不殖楚語注

既祭則民无所畏忘无所畏忌則志誠楚語注

非曰夫祀先王以佐教也未必神之今其曰昭孝焉則可

也自息民以下咸無足取焉尔

左史倚相 楚語

王孫圉曰左史倚相能使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

無有怨痛於楚國

非曰圍之言楚國之寶使知君子之貴於白珩可矣楚語



子問於王孫曰楚之伯術猶在乎曰楚之所而其云倚  
相之德者則何如哉誠倚相之道若此則觀之妄者擬音  
聖又何以為寶非可以夸於敵國

五負吳語負音云五子齊

五負伏劍而死

非曰五子胥者非吳之昵親也其始交闔閭以道故由其  
謀今於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讒者勝國無可救者於是  
焉去之可也出則以擊累於人左傳哀公十一年子胥使孫氏與王孫欲以辨只禍而又入以即死是固非五子  
所知也然則負者果狠人也歟

柳先生曰宋衛秦皆諸侯之豪傑也左氏忽棄不錄其語其  
謬耶吳越之事無他焉率一國是以盡之而反分為一篇務  
以相乘凡其繁蕪曼衍者其眾皆理去道以務富其語凡讀

吾書者可以類取之也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雜蓋非  
出於左氏蓋一本作反蓋字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於遠也以彼庸  
蔽奇怪之語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曜後世之耳目而讀者  
莫之或非反謂之近經則知文者可不慎耶嗚呼余黜其不  
臧以救世之謬凡六十七篇

大字本補注東坡報江季恭書云非國語副意不似之但未暇著諸耳子厚之學大率以禮樂為虛器以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別集下



送劉五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外集上

賦文誌

披沙揀金賦

東宝之道同乎選才

出劉慶儀世說陸士衡文如披沙揀金

沙之為物兮視汗若浮金之為寶兮耻居下流沉其質兮五

才或闕耀其光兮六府以脩然則抱成器之珍必將有待當

慎擇之日則又何求配珪璋而取貴豈泥滓而為儔洋壯仕切

○披而擇之斯焉見寶湯浸淫而顧盼指炫燥而探討洋壯仕切

繪切燥戶廣切探音貪諺文作探遠取之也他含切燥云動而愈出老子幽以

即明涅而不緇涅乃結切既堅且好○潛雖伏矣毛詩獲則

取之左傳信公一翻混混之濁質見熠熠之殊姿熠熠盛光也

久暗未彰固亦將君是望先迷後得孰謂弃予如遺○其隱

也則雜昏昏淪浩浩晦英姿兮自保和光同塵兮合于至道

之字韵脚工

出劉美  
本乃注



其遇也則散奔奔動融融煥美質乎其中明道若昧兮契彼  
玄同儻俯拾而不弃諒致美于無窮欲蓋而彰杜預左將炳  
然而見素湖烟不索何獲左傳昭公二  
遂昭然而發蒙。觀  
其振拔汗塗積以錙銖碎清光而競出耀真質而特殊錐處  
囊而織光下比數軌馮劔土而異彩相符傳云用之則  
行斯為美矣求而必得不亦悅乎。豈獨媚旭日以晶熒帶  
長川之清淺皎如珠吐疑剖蚌之乍分粲若星繁似流雲之  
初卷是以周德思比而岐昌即詠岐昌又王也陸文可侔而  
昭明是選見題注又梁昭。若然者可以議披沙之所托明  
揀金之所裁良工何遠善價爰來拂以增光寧謝滿贏之學  
前漢章汰之愈朗詎慙擲地之才晉書孫客有希採掇於求  
寶之際庶斯文之在哉

迎長日賦 三王迎日禮用夏郊

出禮記郊特牲篇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惟饗帝以事天必推策而迎日寅方肇建俟啓蟄以展儀卯  
位將初爰用牲而協吉洪烈烈之凝氣導溼溼之陽律猶分  
可愛之輝式佇寅賓之質稽之虞典期匪疾而匪徐行以夏

時禮記注三王之一用也契惟精而惟一。職在馮相馮音

息亮切周禮春官序注馮東也相事傳小正音舒禮記禮

其存者有符上春以備儀必脩其始先仲春而有事故謂之

迎。時也淑景初延幽陽潛啓當四時之首位用三代之達

禮探賸索隱得郊祀之元辰韓州極往知來正邦家之大體

○事冠前古儀標後王皮弁乍臨土圭之影猶積郊特牲篇

皮弁以泰壇既罷玉漏之聲漸長禮記祭法燔柴變熙熙之

純曜流杲杲之晴光璧影始融麗景才凝於城闕輪形尚疾

斜暉未駐於康莊。是知迎長日之儀實王心之所共兆南

出禮記  
本乃注

本直



郊之位乃陽事之所用。故可以知上下之際見天人之交

動浮光於俎豆散微照於苞茅周流金石暉照陶匏禮記器

以象天也異乎天紀不脩秦伯尚矜其秦時音止

基址祭地右扶風有五時好時卿日官失職晉侯徒繼乎夏

時皆黃帝時祭一曰秦文公在也郊左傳昭公七年晉韓于以迎之則無為者委照將久豈

三舍之足憑魯公延光可期胡再中之云假前漢文帝紀新

自然應以繁祉錫之純嘏禮義允洽于入神正朔克周于戎

夏○今我后再新古禮與天地相參應戩穀之宜受之千億

而何慙禮記奉郊祀之報至于再三然則迎長日恭祀事並虞夏

記里鼓賦 聖人立制者研精

出晉書禮服志記里鼓車駕四形如指南車

昇哉音拾發一曰已也鼓之設也恢制度于天邑佐大

禮于時行即行贊盛容而立之斯立觀其象可以守威儀之

三千節其音可以表吉行之五十配和鸞以入用並司南而

為急若乃郊薦之儀既陳封禪之禮攸執經千里之分寸可

候度四方而禮容是集施五擊於華山之野知霧氣已籠用

百發乎南山之陽識雷聲所及。先聖有作後王式遵啓玄

機以求舊運巧智而攸新相彼良工自殊味道之士眷茲木

偶應異迷途之人崔豹古今注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

一甲上下層擊鐵行齊步武而無佚差遠近而有倫遵大路罔

愆乎禮典聽希聲克正于時巡。雖道有環回地分險易湯

媪固善應而其實諒知幾而有為于偽載考載擊所辨于長

亭短亭匪疾匪徐足分乎有智無智山論魏武帝過曹娥碑

其微細觀其微矣詎知其啓閉音不衰而得度饗其鐘

亦書禮志記里鼓  
車詳西面未高祖  
定三秦而禮制  
指而其上有鼓  
行一里小人新  
指之為百



而有制鑼音。于以翊龍御于以引天旋異銅渾之儀亦  
可叙紫微之星次殊玉滿之制而能步黃道之日躔周物之  
智斯設極深之機是研鄙繁音之坎坎陋促節之闐闐音  
○妙出人謀思由神假時然後擊贊賞典于今茲動准其常  
契同文于古者。由是直衢以正帝道斯盛恭出震以成威  
膺御乾而啟聖我后得以昭文物展聲明不憊于素音  
左傳句可幸而行宜乎騁墨妙呈筆精固敢先三雅而獻賦  
庶將開萬國之頌贊

### 吾子

曰吾子來也必有餘而欲及人乎曰然若用子而能使竭忠  
孝乎曰否夫無忠而忠見無孝而孝聞曷若使不見而忠無  
聞而孝肅然已出熙然已及夫已也渾然矣乎

### 劉叟傳

魯有劉叟者嘗以御龍術進於魯公五二五劉叟曰歲不雨無  
以出終無以入民枯然視天卿士大夫絕智謀山川禱神祇  
以祈咸不應臣投是龍於尺地之內不逾畧雷字上下雷字  
東西於是先之以風騰之以雲從之以雨如君之意欲一邑  
足之欲一國足之欲天下足之魯公曰斯龍也其神乎是則  
寡人之國非敢用劉叟曰臣聞避風雨禦寒暑當在未寒暑  
乎是故事至而後求曷若未至而先備於是魯公止劉叟而  
內龍納明年果大旱命劉叟出龍果大雨

### 河間傳

河間淫婦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始婦人居戚里前漢  
君傳注於上有姻戚者則有賢操節操七到切自未嫁固已惡  
皆居之故各其里為戚里有賢操節操也羣戚之亂尤羞與為類獨深居為翦製綵結既嫁不及其舅  
獨養姑謹甚未嘗言門外事又禮敬夫賓友之相與為肺腑







漢書皇太后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大罵終不一開目愈益惡之夫不勝其憂數日乃曰吾病且死非藥餌能已為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其夫自河間病言如狂人思所以悅其心度無不為時上惡夜祠其夫無所避既張具張音帳河間命邑臣告其夫召鬼祝詛上下吏訊驗答殺之將死猶曰吾負夫人吾負夫人河間大喜不為服闋門召所與淫者僕逐為荒淫僕力居一歲所淫者衰益厭乃出之召長安無賴男子晨夜交於門猶不嫌嫌音嫌又為酒壚西南隅已居樓上微觀之鑿小門以女侍餌焉凡來飲酒大鼻者少且壯者美顏色者善為酒戲者皆上與合且合且窺恐失一男子也猶日呻呼懵懵以為不足懵音蒙又明物積十餘年病髓竭而死自是雖戚里為邪行者聞河間之名則掩鼻蹙頰皆不欲道也蹙與蹙同促也急也柳先生曰天下之士為脩潔者有如河間之始為妻婦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

慕者有如河間與其夫之切密者如河間一自敗於強暴誠服其利歸敵其夫猶盜賊仇雖不忍一視其面卒計以殺之無須臾之戚則凡以情愛相戀結者得不有邪利之猶其中耶亦足知恩之難恃矣朋友固如此况君臣之際尤可畏哉余故私自列云

筆郭師墓誌

此文夢得贈書稱數不知何以在外也

郭師名無名無字父爽雲中大將無名生善音能鼓十三絃今雅樂清音有十一絃他樂皆有十三絃其竹身樂也說系人薄義父子爭瑟而分之因以為名其為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二十五調切密遂靡布爪指運堂擊擊舊作緊音山擊擊掌後節中也又音擊音擊也卒也擊擊鳥貴切與腕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強折愉繹學者無能知自去乳不近葷肉切自菜以是慕浮圖道既失父母即弃去兄弟自髡緇入代清涼山又南來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無撫



弄吳王宙刺復州或以告乃延入強之宙號知聲音拊蹈以  
為神奇會宙貶賀州遂以來性愛酒不能已因縱髮為黃老  
術薛道州伯高抵宙以書必致之至與坐起伯高褒邪人也  
邪余嗜其音至善處輒自為擊節教聞管謹視出入餌及拍  
不食穀三年交服遁逃九疑叢祠中披取之益善親遇終不  
屑卒乘暴水入小船下岫峻山嶽巖主切求道錄會歐陽師  
死不果受張誠副嶺南又強與偕誠死至是抵余時已得骨  
髓病日猶鼓音四五行居數日益篤既病自為歌死三日葬  
州北崗西志其詞曰  
雲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髓天與之音今已矣丁酉之年  
秋既季月闕其團於是始謂九月心為浮屠形道士仁人我  
哀埋勿弃

趙秀才羣墓誌

嬰曰死信孤乃立史謂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盾  
曰陳嬰妻謂歷之至十五王侯世家天水邑羣字容成系是襲  
年復與趙田邑如故祖某父其仕相及嗟然秀才胡伋伋躰貌之恭藝始習娶于  
赤水禮猶執南浮合浦遠遠集元和庚寅神求戢問年二紀  
益以十僕夫反樞當啓蟄瀟湘之交瘞原隰追初憫天銘茲  
什和胡切音邑 追初憫天銘茲

太府李卿外婦馬淑誌

氏曰馬字白淑生廣陵母曰劉客倡也淑之父曰摠既孕而  
卒故淑為南康謳者李君為睦州詆狂寇見誣左官為循州  
錄過而慕焉納為外婦偕竄南海上及移來州州之騷人多  
李之舊日載酒往焉聞其操鳴絃為新聲撫節而歌莫不感  
動其音美其容以忘其居之遠而名之辱方幸其若是也元







陳師鞠旅無犯塞之虞畫界封疆無專地之患四海寧一萬類蕃滋薄刑溢不寬之聲逋賦蒙勿收之惠西成有穰歲之報南極見壽星之祥靈貺屢加天恩介於豈官固為菲薄以掩盛明尊號之崇願復如舊况臣等親奉平明之理又蒙覆露之恩耻德美之不彰憂罪戾之將及伏惟陛下復循舊典俯徇羣情誠天地神祇內外臣庶之所望也臣等無任屏營惓惓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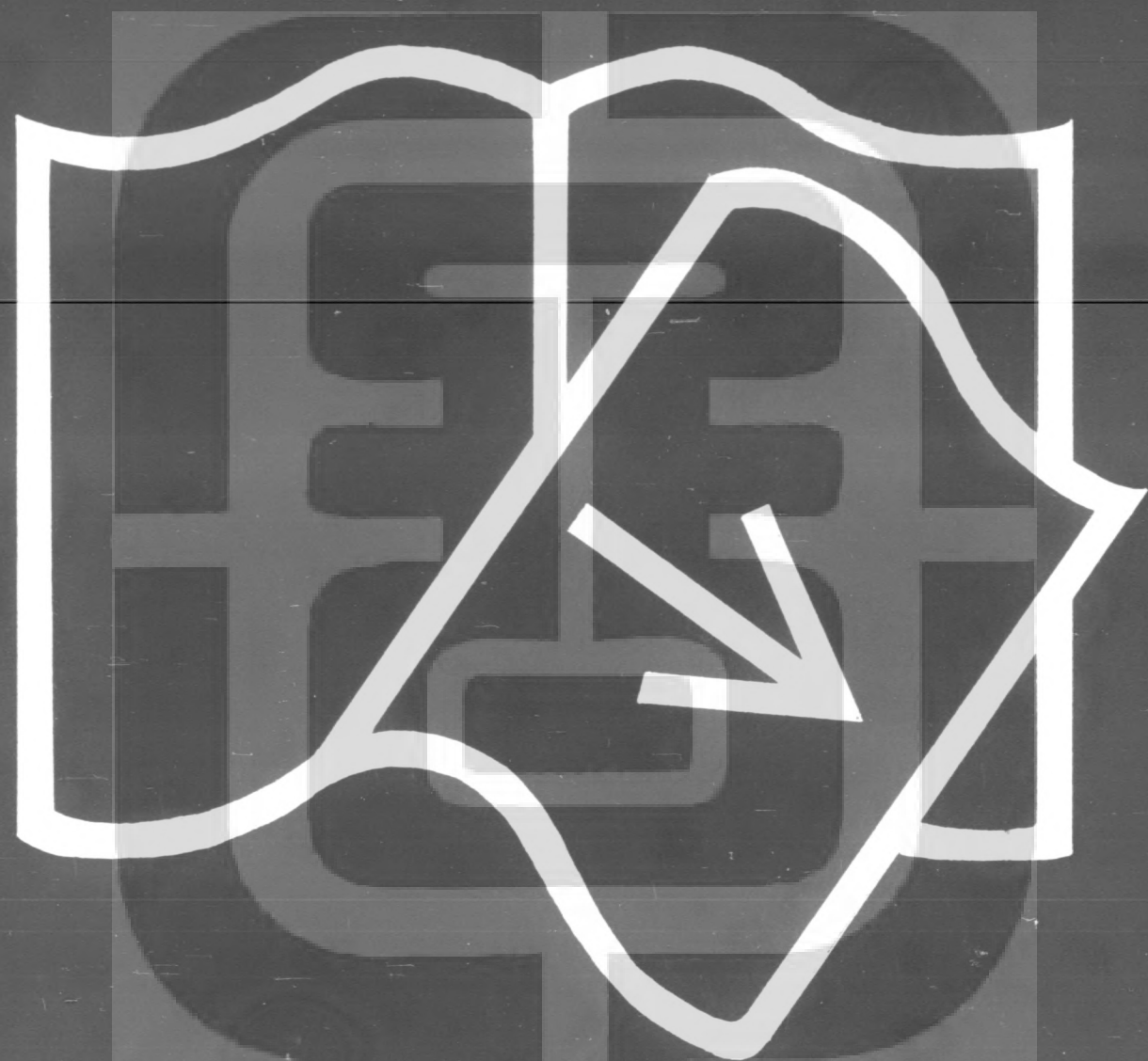
### 第二表

臣等言臣等前詣朝堂上表伏請復加尊號奉被還官未遂懇誠拳拳顛顛不勝大願臣等伏以崇明號昭盛德爰自中古實為上儀以至於我祖宗莫不膺茲典禮伏惟皇帝陛下有廣運之德弘照微之仁燭幽以明威遠以武惠澤之被誠浹洽于八方決切英聲之揚宜越軼于千古音決而乃

以為抑損以守謙恭事有曠而不遵禮有缺而未備臣等又以為不私與已足謂至公有美之而莫敢辭有非之而莫敢隱必推於物而順於人既以徇於羣心又思叶於中典此皆聖人之事也且大虛而失實則誇耀而誣賢而不革則朴畧而固所以王度資於潤飾帝者務於恢崇將以法日月之昭明配天地之廣大從遠方之觀聽兼前代之軌模然後表其全功謂之盡善不可以方當陛下臨位羣臣在廷而使鴻名不彰盛典猶闕既無以光昭衆美又無以丕承舊儀則臣等蒙耻於今獲罪於後實為大懼敢忘盡規尊號之崇願從羣議伏惟陛下俯廻宸睠察納愚誠不惟臣等受恩天下幸甚無任區區懇迫之至謹昧死重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等誠懇誠勤頓首頓首謹言

### 第三表





原件短缺



臣等言前再上表請加尊號實以功德俱茂典禮宜崇然而不能鋪陳無以動寤愚誠雖竭天鑒未廻臣某等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臣等謹按白虎通曰號者功之表也神農有教出

事之勤燧人有興火食之利伏羲正五始祝融績三皇通視者禹也融者續也言能屬績三人爲之名以美其事其後帝王之道而行之故謂之祝融王之盛洎我祖宗之明咸因人心而順古道雖損益或異而表功明德一也臣等是以遵有國之令典採上古之遺文察人心於謳謠觀天意於符瑞敢以爲請累表陳誠曩者運丁艱難時或順動陛下思成湯之罪已念周宣之側身去徽號而不釋垂炯戒而自儆備云明也應天以德示人以恭聞于蠻貊戎夷告于天地宗廟是故咸知陛下之志慕義而歸仁潛感陛下之誠通靈而助順今者君臣同德上下叶心百職畢修庶官以序禮法明具教化流行方內歡康天下寧

號間者陛下以禍亂之故特貶損以自儆以從一時之宜信爲恭也今乃欲遂變更而不復以發先祖之典則若專焉豈陛下或未之思然臣等實以爲懼雖欲行陛下之志祭先祖之典法何伏惟陛下因於愛勞深自咎責命祝史告于天地陳主幣祠于祖宗布于羣臣聞于兆庶固能降開祐之福致感悅之誠咸和以叶心盡瘁而畢力弼成神造康濟艱難寇逆掃除暴強獲順侯衛奉守屏之職夷狄爲來庭之寶兵戎不興邊鄙不聳文軌同於四海貢賦修於九州至若時候將憊必惟思而內省皇情微軫遂交感而潛通陰陽和而風雨時年穀孰而財用足休祥數應福應屢臻此皆天地祖宗垂靈錫祉以成陛下之志明無不答不享之咎也陛下宜承天意以悅神心增修盛儀再加明號宗昭報之禮表恢復之功而辭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則若尚懷不足以要天地祖宗



雖有固讓之勤而非重請之義且夫號者其來尚矣燧人神農各旌其事湯以其武而曰武王史記商紀湯曰吾迨我祖宗崇尚古道垂著新法陛下獨為辭讓以守謙冲則皇王將有愧於前祖宗將不悅於後而帝德是非之辯固有所歸國典異同之文後難以守且陛下本為本朝誠一作德以示敬恭誠謙德也今以先王之道而不敢不法烈祖之訓而不敢不承又謙德之大也若乃守獨善而遺公議執小讓而忽宏規違臣庶之心廢祖宗之典乃所以失陛下之恭德又徒以蓋陛下之全功臣等雖誠至愚切所不敢輒敢微之國典酌於經義取夫貞者事之幹元者善之長以配聖謨神化之盛文德武功之崇叶紀年之嘉名運舊號之美稱以如開元故事謹冒万死請上尊號曰貞元聖神文武皇帝伏惟陛下沛然廻慮俯徇羣情然後聖德之光昭玄功之茂著後代得揚盛美而鑑至清是羣臣之願也不勝懇迫之至謹奉表詣闕固請以聞臣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

第五表

臣頎等言對頎臣等伏以尊號未復累具陳請伏奉詔旨固守謙恭臣等上授天地神靈次奉祖宗典法列經義而順古因人心以從時詞繁而不能陳明誠竭而未蒙察納德美盛而猶蔽憲度缺而莫修罪矣是憂冰炭交集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先王之道由大中而可久近古之化以彌文而益彰然則守謹而為恭不如立中而垂法表樸而畧禮不如文明而化光況於文質異時而國家自有制度豈直為一王之法固以遇三代之文其於規模信為弘遠陛下嗣訓先祖貽謀後聖當踐修以纂承寧變更而廢墜臣等又伏讀詔書曰遐想哲王則自燧人神農殷湯時有其事



也又曰欽若典訓則自代宗肅宗玄宗而上有其儀也又曰  
所誠者滿所尚者謙守之以誠期於終始臣等以為去鴻名  
而貶損謙之始也遵舊典而奉承謙之終也造次而未嘗違  
於禮守之以誠也敬恭而無或陷於專所誠者滿也又曰虛  
美崇飾所不敢當伏惟皇帝陛下恤人之心動天之德致理  
之文教戡難之武功著於頌聲光於史氏上有其實無虛美  
之嫌下盡其誠非崇飾之偽又曰勛一乃心共康庶政曩者  
公卿大夫侍御攜僕或從扈牧圍或備持戈矛蓋有同力之  
誠而無離德之間今者四岳羣后九土庶邦外自藩維內及  
宗室黃髮耆老青衿諸儒或僉以同辭或遠而抗疏一心之  
效也羣材序進百職交修烽燧不驚兵戎以息鑽鑿不用鑽鑿  
官相第并二切國語注鑽鑿刑也鑽鑿也獄訟以衰六氣和而風雨時五穀昌而  
倉廩實庶政之康也誠由教化以致邕熙德自當冠於

皇王年復謝於堯禹宜加明號以表成功陛下雖以為辭臣  
等未知其說又伏奉詔旨令臣等斷表伏以君親一致臣子  
一例而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臣某等得遵先帝之  
典以違陛下之詔以字下謹昧冒死伏請復上尊號如前  
三勝惶懼懇迫之至

第六表

臣頌等言臣等今月七日所上表昨十五日下詔旨加辭讓  
愈固臣等感謙沖於盛德而私有舊典墮廢之憂懼煩瀆於  
聖聽而內懷微誠懇迫之切進退兢惕不知所措臣某等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為事貴舉其中左傳得哀公名  
惡浮於實誌表得其中不宜變之而失正有其實不必避之  
以為恭況於祖宗之矩儀國家之典制陛下教尊道備德博  
化光辟取於貶損而自卑朴畧而大簡者也昔漢宣帝謂元



雖據祖宗舊制  
茲以二禮出  
下似偃

帝曰我漢家亦自有制度諸葛孔明誠其主曰不宜妄自菲  
薄前史載之詳矣幸陛下思之臣等又以為執小讓之賢不  
足以方得宜合度之善去鴻名之敬不足以補變法改作之  
專陛下行之將何所守伏以高祖受其明命歷代承以聖德  
至陛下又有下武繼文重熙累盛之美不可謂德之不嗣也  
躬上聖之資合至神之化有戲禍亂制夷狄之武修禮樂垂  
憲度之文不可謂實之不孚也比年已來俗化斯厚人少犯  
法吏無舞文獄犴將空措拳不用新音岸措姑可謂人皆遷  
善豈曰俗未勝殘然若辟之所未寤也況於首號之美陛下  
已受於初去之即由於艱虞復之宜因於康靖待示其罰豈不  
旌其功何以知區宇之削平何以知宗廟之復興此下疑似非  
陛下之本意但自欲改先祖之遺儀耳內之臣庶跋履山川  
跋履兩發切思報王恩誓雪國恥亦欲據其宿憤表其成勞陛

下猶掩鴻名名窮其事則此等如有未盡不以爲勸勸  
儻陛下以自咎責之心尚或未明則羣臣不能盡輔之罪亦  
未當除一作本將何以蒙陛下之恩私將何以受陛下之爵  
賞君猶含垢臣以偷榮群下之情必深反側又無以示於下  
古無以威於四夷皆非遠圖且乖大体臣等懷此數者恨恨  
而不能自安謹昧冒乃死重違詔旨伏請復上尊號以如前  
表伏惟皇帝陛下思聿修無忝之言顧屈已從人之義再膺  
大典俯徇羣心因來月謁太清宮太廟郊祠上帝遂以告詞  
實臣等之至誠實臣等之厚幸不勝惶懼懇迫之至謹復詣  
朝堂奉表固請以聞

及大會議戶部尚書班宏又請改所上尊號加奉道  
字故其文如後表此係改第二表  
伏以睿智之周物而靡不通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筭之無



方而莫能測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  
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攘却戎夷戡翦暴逆邊兵以整禁  
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  
文之德博施不息而万物以生推功不宰而万化以成合於  
書之奉若天道之義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律德澤之  
廣配功業之崇昧冒万死伏請上尊號曰神聖文武奉道皇  
帝

及大會議國子祭酒韓洄請麻數近日徵應祥瑞故

又改其文如後表

又伏見陛下以今年四月以來方當雩祭之修而有旱備之  
請纒憊期而未害於物深軫念而將卹其人氣潛通而交感  
以和澤旋流而霽霽思遠由是風雨時而霜雹不降稼穡茂  
而蝗螟不生農功以成年穀大熟休祥數見福應屢臻仁木  
連理而垂陰嘉禾同穎而挺秀壽星舒景炎之盛芝草布葩  
英之重白麇凝彩而雪輝蒼烏取象於天色將臨於郡國相  
繼於歲時右具如表

為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貞元元年十一月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勅逆賊李懷光興臺未入奚虜遺醜李  
鞞渤海人備聞兇險之行頗有殘暴之名陛下略其細微假以  
符節盡委朔方之地猶分禁衛之兵建元元年懷光為朔  
軍神策及朔方不感殊私乃懷異望間者饋貢不入王師問  
罪尋令率軍赴敵而乃終歲無功懷光討悅勇而謀身  
等所洎駕幸近郊勅還舊鎮將掃猾夏之盜因解奉天之圍  
難不省其由列為上公命作元帥及躡寇滑汭軍咸陽  
為裴令公率裴冕表懷光敗此兵豈伊人謀蓋是天意陛下但嘉其排



臣某言聞忠邪不可以並立善惡不可以同道只任宰誣而  
伍胥誅夷殺伍子胥楚任靳尚而屈平放逐屈原  
事楚懷王為上官靳尚所讒遠惟前事孰不痛心伏見禮  
之原既放逐投汨羅江以死禮  
州刺史裴冕忠肅道高德厚匪躬無怠有塞謬之風道佐先  
帝驅馳靈武至德元年十月太子入幸蜀冕與太子相  
冕以定策功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其雲雷之業成社稷之勳程元振忌其直  
方遂加誣構投荒謫裔天下稱冤與程元振相結州使  
史空懷醞正之悲莫雪增嫌之耻今茲邪屏浪聖政大明德  
元年制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甲大度惟旨法一本四門以稷寰海之內元  
元之人莫不延首德音思聞至化願特令追冕列在天朝俾  
之端揆庶寮平章百姓處詢謀之任當變理之權必能協和  
万邦致君堯舜臣位兼將相職忝股肱思進賢傑共熙帝載  
臣無任懇願之至

為武中丞謝賜新茶表順宗時武元僊

臣某言中使寶某至奉宣旨賜臣新茶一斤者天憐忽臨時  
珍俯及捧戴驚抃以喜以惶臣臣以無能謬司邦憲大明  
首出得親仰於雲霄渥澤遂行忽先露於草木况茲靈味成  
自遐方照臨而甲折惟新煦嫗而芬芳可襲調六氣而成美  
扶万壽以効珍豈可賤微膺此殊錫銜恩敢同於堂酒滌慮  
方切於飲冰莊子朝受命夕飲水撫事循涯墮越無地臣不任感戴欣  
抃之至

為裴中丞賀破東平表裴行立

臣某言月日得進奏官狀報逆賊李師道以其月日克就梟  
戮率土臣子慶抃無涯中謝臣聞負恩干紀者鬼得而誅莊  
犯順窮凶者天奪其魄左傳襄公二十九年不自妖孽曷彰聖功伏  
惟陛下先天不違與神合契掩周宣中興之業陋漢光再造



之勲靈旗四臨氛沴皆散凡在臣庶盡覩升平伏以師道帝

父祖以作威大曆中李正己為平盧淄青節度使正己子納道苞海岳而專祿恃

東秦十二之險前高祖紀齊得十二焉注謂臨淄二七之

兵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之中二万户不下户二男子三

矣竊據一方歲踰五紀朝宗之地曠若外區封祀之山隔成

異域累聖垂德曾未悛心餘孽滔天果聞折首遂使云亭有

王知玉燂之將封風俗通封泰山封廣二遼海無虞見石磬

之已至祭音奴矢鏃石為之固此皆陛下神籌獨得善一廟

略無遺授任推盡力之誠縱捨有感心之化金石可貫龜筮

必從克成不戰之功遂洽無為之理臣謬司戎旅遠守方隅

愧無橫草之功前終軍傳无橫草之功注言坐見覆盂之泰

東方朔傳安於覆于盂抃蹈歡慶倍万恒情

賀赦表代帥臣賀順宗即位赦

臣某伏奉某月日恩制大赦天下一人有慶百度惟新戴天

覆土罔不欣抃中謝其聞天地成功施雨露而育物帝王繼

統昇日月以垂曜羣品資始方方文明伏惟陛下嗣守鴻業

光膺駿命淳化均於四序大德合於二儀保寧社稷光宅區

宇弘孝慈以御下崇恭儉以垂休恩覃溪洞事貫千古况乃

順時布政乘春導和敷作解之澤日勿解卦雷雨作解宣在宥

之典九族既睦四門廣闢而又洗滌幽繫雷雨之施也歸還

流竄羅網之釋也移叙貶黜覆載之仁也蠲除逋債政理之

源也褒寵勳賢激勸之方也廢金寶之貢有以彰儉德搜遺

逸之士有以表至公元勳宿將賞延子孫庶尹卿士榮周存

歿廣直言之路啓進善之門德超虞夏道掩軒頊軒黃帝顛

黷必將平一殊俗發揮大猷億萬斯年末荷天緒臣謬當任

用守職藩維不獲奔赴闕庭親睹盛禮感悅歡抃倍万恒情



賀皇子歲元祐十四年皇

宗元惶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光受徽號率土臣子歡抃無涯伏惟皇太子殿下麗正居  
中輔成昌運消伏沴孽贊揚輝光鴻名允升大慶周洽表文武之經緯著天道之運行瑞景照臨示重輪之發耀恩波下  
濟見少海之增瀾郭夔注山海經少海也昔天子比宗元忝守遐方獲聞盛禮  
躍踴之至倍萬怕情謹附牋賀宗元惶恐死罪死罪

賀裴桂州啓裴行立拜

宗元啓伏承天恩榮加寵賻伏惟增感抃慶罔極其聞據名  
以顯孔聖于是作經大孝所尊曾子以之垂訓雨露敷澤日  
月垂光盛德果驗以達人積善必徵於餘慶天下人子共慕  
無階其特承恩眷倍百倍品恨以守官不獲奔走拜賀無任  
展轉惶灼之至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簡次八公

疊石琴薦一州龍右件琴薦躬往採獲稍以珍竒特  
表殊形自然古色伏惟閣下冥覽旦之全德蘊牙曠之玄蹤  
伯牙師曠日人文合宮徵之深國器專瑚璉之重藝深攫醜醜  
縛切醜音釋也史記田敬州世家鄭忌將成玉燭之調思  
子以鼓琴見曰獲之深醜之倫者政令也將成玉燭之調思  
叶歌謠足助薰風之化願以頑璞上奉徽音增響亮於五絃  
應鏗鏘於六律沉淪雖久提拂未忘儻垂不徹之恩禮記士  
敢効彌堅之用

答鄭負外賀啓似非全篇

李師道三代受恩四代負德謂李正師師道師古師聖朝含育務在  
安人不知覆載之寬弘更縱豺狼之奸蠹王師一發兇首已  
來萬姓稱歡四方無事

答諸州賀啓

大字本注山海經  
無名年之山有  
仙派郭夔注  
少海也昔天子比  
大海太子為少海

大字本注博  
李真蘇方未  
至北子  
子古之  
復次之  
不復鼓  
柳州  
天也史傳  
子書矣

重校一  
次在首

重校一  
次在首

重校一  
次在首



李師道累代負恩不起悛革餘孽怙亂鱗魚列切一作葉字更肆猖狂王師暫勞已致梟戮率土歡抃慶賀難勝太平之功自此而畢重校一本有芳致書同味思皆深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外集下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附錄

舊附楚詞天問今移就十四卷天對篇內錯綜該載以便觀覽

天論二篇

天論上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一謂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隱之說騰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霆震於膏木未嘗在罪春滋乎董荼未嘗擇善蹈躑焉而遂墮盜石切躑也孔顏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幸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



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  
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泯陽而阜生陰  
而肅殺水火傷物大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耗氣雄相君  
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拏斂防害用濡禁焚用  
光斬材窳堅音液礦音剛銕音與音同音義制強許禮  
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開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  
法大行則是為公是非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  
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祿勉之咸曰宜何也為善而  
然也當其罰雖族屬音夷刀鋸之慘勉之咸曰宜何也為惡  
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邪唯告庚報本肆類授時之  
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無召矣預乎天邪  
法小弛則是非駸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  
以不肖參焉或過而謬辱時以不辜參焉音與音同故其人曰彼

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邪天也福或可以  
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駸故天命之說亦駸焉法大弛  
則是非易位賞怕在佞而罰怕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  
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  
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  
曰天之所不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  
其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  
為邪任人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駸焉今以一已之窮通  
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恒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  
預乎治亂云爾人恒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  
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以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  
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劉禹錫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  
劉子曰若知旅乎天旅者羣適乎莽蒼者求休乎茂木飲乎水  
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  
羣次乎邑郭求蔭于華椽飽于饌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  
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平廣茂雖莽蒼猶郭邑  
然苟由乎匡宋雖郭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  
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  
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牽則歸乎天  
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  
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巳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  
相預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為援曰若知操舟乎夫舟  
行乎維滿伊洛者疾徐存乎人必舍舟乎人風之怒號不能  
鼓為濤也流之沂泗不能壅為壘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

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  
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  
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  
黯然沈亦天也沾危而僅存亦天也點音點點音點點音反枯之也舟中  
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  
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數答曰水與舟二  
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  
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  
生猶影響也本平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于疾者其  
勢遽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徯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  
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  
勢邪答曰天形相圓而色相青周回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  
候非數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



蒼蒼然者一受其形於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藏乎勢邪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爲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尤者也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寐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恒資乎有亦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爲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杲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狽犬鼠之目庸謂晦爲幽邪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

逃乎數邪

天論下

劉禹錫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顙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腹天之有二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爲清母重爲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爲庸噓爲雨露噫爲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類曰生按尚書傳云惟草木動類曰蟲倮蟲之長爲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廷元凱舉焉曰死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



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資羣民知餘難以神誣商俗以訛引天而毆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唐書本傳

宋祁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為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鴻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閒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志高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中侍御史以事觸蠻貊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抑新加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重行善士叔文章執誼二人者奇其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權權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依離騷數十篇讀者感悲

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又詒京兆尹許孟容然眾畏其才高懲刈復進刈時故無用力者宗元父洎振其為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宗元不得召內閣悼悔念往各作賦自儆曰懲咎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為母子永訣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為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為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具已錢助贖南方為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出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同馬子長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柳州之堂



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嗚呼柳州秀氣孤寡弱冠游學聲華籍甚肆意文章秋濤瑞錦吹迴蟲濫王風凜凜

祭柳真外文

劉禹錫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戊戌朔日孤子劉禹錫銜哀扶力謹遣所使黃孟其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柳君之靈嗚呼子厚我有一言君其聞否惟君平昔聰明絕人今雖化去夫豈無物意君所死乃形質耳真氣何託聽余哀詞嗚呼痛哉嗟余不天甫遭明凶未離所部二使來弔愛我衰病諭以苦言情深禮至款密重複期以中路更申願言途次衡陽云有柳使謂復前約忽承訃書驚號大叫如得狂病良又聞故百哀攻中涕淚迸落魂魄震越伸紙窮竟得君遺書

此文全尚尚存  
于持仁墓中  
直補錄又律  
祭文與古  
法雅著清  
可測也

絕絃之音悽愴徹骨初託清嗣知其不孤末言歸轉音

從附先域凡此數事職在吾徒求言素交索居之遠鄂渚差

近表臣分深想其聞訃必勇於義已命所使持書徑行友道

尚終當必加厚退之成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勒

石垂後屬于伊人安平宣英韓表字安平會有還使悉已如

禮形於具書嗚呼子厚此是何事朋友凋落從古所悲不圖

此言乃為君發自君失意沉伏遠郡近遇國士方伸眉頭亦

見遺草恭辭舊府志氣相感必踰常倫顧余負豐管奉方重

猶冀前路望君銘旌古之達人朋友製服今有所厭其禮莫

申朝晡臨後出就別次南望柱水哭我故人孰云宿草此慟

何極禮記云朋友之墓嗚呼子厚卿真死矣終我此生無相

見矣何人不達使君終否何人不老使君天死皇天厚土胡

寧忍此知悲無益奈恨無已君之不聞余心不理含酸執筆



輒復中止誓使周六之子厚同於已子魂兮來思知我深自嗚呼哀哉尚饗

重祭柳負外文

劉禹錫

嗚呼自君之沒行已八月每一念至忽忽猶疑今以變來使我臨哭安知世上真有此事既不可贖翻哀獨生嗚呼出人之才竟無施為炯炯之氣戢于一木形與人等今既如斯識與人殊今復何託生有高名沒為眾悲異服同志異音同歎唯我之哭非弔非傷來與君言不言成哭千哀万恨寄以一聲唯識真者乃相知耳庶幾僕聞君僕聞乎嗚呼痛哉君有遺美其事多便桂林舊府感激生持俾君內弟得以義勝平昔所念今則無違旅魂克歸佳生實主幼樛用上故人撫之敦詩還之各展其分展即展字分其與切生舉字數詩韓愈字退之也安平來贈禮版而歸其它赴告咸復于素一以誠告君僕聞乎嗚呼痛哉

君為已矣余為苟生何以言別長號數聲冀平畏日渡我哀誠嗚呼痛哉尚饗

為鄂州李大夫祭柳負外文

劉禹錫

嗚呼至人以在生為傳舍傳音轉以軒冕為僕來達於理者未嘗感此昔余與君論之詳勲孔氏四科罕能相備惟公特立秀出幾於全器才之何豐運之何否大川未濟乃失巨艦長途始半而喪良驥搢紳之倫孰不墮淚昔者與君交臂相傳一言一笑未始有極馳聲日下驚名天衢射策差池高科齊驅攜手書殿分曹藍曲心志諧同追歡相續或秋月銜觴或春日馳轂旬服載晷同升憲府察視之列斯焉接武君迂外郎予侍內闈出處雖間音塵不虧勢變時移遭離多故中復賜環上京良遇曾不踰月君又即路遠持郡符柳水之端吾陋行道疲人歌焉予來夏口忽復三年離索則久音訊屢



傳篋盈章隸架滿文篇鍾索繼美班揚美肩  
賈誼賦鵬屈原問天自古有死奚論後先痛君未老美志莫  
宣澶回世路奄忽下泉嗚呼哀哉令妻蚤謝釋子四歲天喪  
斯文而君求逝翩翩丹旆來自遐裔聞君旅櫬既及岳陽出  
門一慟貫裂衷腸執紼禮乖出疆路阻故人莫觴莫克親舉  
馳神假夢冀獲晤語平生密懷願君遣吐遺孤之才與不才  
敢同己子之相許嗚呼哀哉尚饗

祭柳侯文

曹輔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十有一月癸巳朔十二日甲辰朝奉  
郎權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  
飛騎尉借紫曹輔謹以清酌時羞之奠敬祭于柳侯子厚靈  
文之祀惟三元之默運兮初渾淪而網緼惟萬生之並驚兮  
悉坯陶乎一鈞物有大小之不齊兮人亦智愚之莫倫何大

子之毓質兮獨爽邁秀發而不羣其孝也囊括今古而該百  
氏兮或參之駁雜而取之粹純若大田之稔斂兮莫知其千  
倉与万困其文也若秋濤之鼓雷風兮洶湧澎湃而無垠若  
八駿之騁通衢兮王良執策而造父挾輪老韓駭汗以縮手  
兮翺湜喪氣而噤脣韓愈李翱  
皇甫湜夫何天命之不昇兮曾遇蹇  
而罹屯三湘一斥之十年兮悵遠符之再分意冥冥以即夜  
兮志鬱鬱而不伸彼高爵厚祿以夸耀於一時之人兮皆泯  
沒而無聞惟夫子之名不可以既兮愈遠而彌新柳江演漾  
以清泚兮鵝山竒秀而嶙峋惟夫子血食於此千祀兮民至  
今而懷仁余幼服夫子之遺言兮不足以追逸軌而襲游塵  
刺嶺嶠之荒服兮吊蒼梧之愁雲奠桂酒之旨潔兮薦蘭肴  
之苾芬物雖至薄兮吾誠甚勤嗚呼其來享兮靈文尚饗

祭柳侯文

黃翰



世傳不朽文學辭章惟公之文駕韓跋張韓愈雄深雅健實  
比子長詞馬廷民思無斁政事循良惟公之政祖龔龔自述黃黃  
深仁遺愛實比甘棠孔門四科達者升堂公兼得之光于  
有唐天才俊偉議論慨慷交口薦善名聲名聲彰要路立登臺  
省翺翔擢列御史拜尚書郎時將大用器博難量譬如八駿  
奔逸康莊追風掣電萬里騰驤亦如利器鑄錙干將直視無  
前其鋒孰當不慎交友玷于卓王卓文文羣飛刺天讒口如  
簧一斥不復困于三湘譬如鸞鳳不巢高岡棲之枳棘六翻  
摧傷亦如巧匠睥睨觀旁縮手袖間善刀以藏一麾出守憲  
此南方龍城雖遠龍城柳毋敢怠荒動以禮法率由典常公  
無負租私有積倉居處有屋濟川有航黃柑綠柳至今滿鄉  
修夫子廟次治城隍農歌于野士歌于庠孝弟怡怡弦誦洋  
洋生能澤民死且不亡春秋享祀早濼祈禳四百餘年血食

不忘翰幼學公文久服餘芳遺風善政凜若冰霜月想英靈  
如在其傍挂酒清旨肴蔬雜香拜獻蕪詞公其來饗

祭柳侯文

許尹

惟先生德厚而位不稱仁深而年不長欽此大惠施于一方  
終焉廟食如古桐鄉前漢循吏朱邑死萬其子曰邑以桐鄉  
祭至今雖去此幾於千祀而至今猶有耿光尹以不才嗣守  
封疆顧取法於何有賴先生之循良莅事之始奠酒一觴神  
芳歸來鑒茲不忘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汪藻

先生以求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為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  
馬至元和九年十一月詔追赴都復出為柳州刺史蓋先生  
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  
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南窮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



字清臣為原山又  
并余而詳之

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先生為之不幸可也  
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間坐法華西  
高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翦菴榛蕪蕪他詩切搜音選  
勝自放於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因結  
茅樹蔬為沼止為臺榭自曰愚谿而刻八愚詩於谿石之上  
其謂之鈇鉞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谿而出也其謂之南  
澗朝陽岩袁家渴音音蕪江百家瀨者沂瀟水而上也皆在  
愚谿數里間為先生杖履徜徉之地唯黃谿為最遠去郡城  
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豈先生好奇如謝安樂伐木開徑窮  
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耶觸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  
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谿鈇鉞潭南澗朝陽巖之  
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  
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谿則為峒獠侵耕磴危徑塞

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寺故處而龍興者今太  
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襄言文章之盛者莫如  
漢唐賈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繼二十餘年耳其談治  
道迷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末而至  
於劉向揚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  
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燕許音  
煙燕公張說固不為無人而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  
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  
之力欤故以唐二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  
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  
生未及為時君所省而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於  
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為  
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瓌奇絕特者



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人祠先生於李於愚谿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攷焉某月日新安汪藻記

舊本柳文後序

穆脩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為勝而號專雄詞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詳嚴義偉製述如經能率然從唐德於盛漢之表倉沒弊蔑愧讓者非一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者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入人間者殘落纒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為其志欲補

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賞韓以自隨身備本姻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蹈二紀外文始幾定久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為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欤書字甚樸不類今跡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刪滅音聲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真耳因按其舊錄為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嗜多矣始而厭我以韓既而飲我以柳謂天不吾厚不誣也哉世之孝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捨一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天聖九年秋九月河南穆脩伯長後叙



四明新本柳文後序

沈晦

學古文必自韓柳始兩家文字剝落柳爲尤甚國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卑弱不振至天聖間穆脩鄭條之徒唱之歐陽文忠尹師魯和之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韓柳韓文屢經名士手洎余又爲讎勘頗完悉唯柳文簡古雅奧不易刊削年大來試爲紬繹兩閱歲然後畢見凡四本大字四十五卷所傳最遠初出穆脩家云是劉夢得本小字三十三卷元符間京師開行顛倒章什補易句讀訛正相半曰魯丞相家本篇數不多於一本而有邢郎中揚常侍一行狀冬日可夢平權衡一賦共四首有其目而亡其文曰晏元獻家本次序多與諸家不同無非國語四本中晏本最爲精密柳文出自穆家又是劉連州舊物今以四十五卷本爲正而以諸本所餘作外集參考互鑿用私意補其闕如皇室主宜加黃字馮翊王公宜去王字緊當作擊翊當作狝鮑勛當作鮑信改規當作段規疥瘡宜爲疥瘡狼倖宜爲狼倖吳武陵初貶永州貞符中宜如唐書去量移字韓晁時猶未死答元饒州書中宜於韓宣英上去亡友字以唐書孝友傳校復讎議以楚詞天問校天對以左傳國語校非國語以唐宋類書唐人牋表校天論等篇其見於唐書者悉改從宋景文凡漫乙是正二千處而羸又釐革京兆請復尊號表增入請聽政第二表賀皇太子牋省試慶雲圖詩摠六百七十四篇錄木流行購逸拾遺猶俟後日政和四年十二月望脊山沈晦序

柳州舊本柳文後序

李禔

柳侯子厚實唐巨儒文章光豔爲萬世法是猶景星慶雲之在天無不欽而仰之粵惟柳州乃侯舊治其如生爲利澤歿爲福壽以遺此土之民者可謂博厚無窮然自唐迄今垂四



百年此邦寂未有以侯文刊而爲集者殆非欽侯英靈而慰侯惠愛觀其蠶突降鑒而廟食于柳人也紹興載歲殿院常公子正被命守邦至謁祠下退而訪侯遺文則茫然無有獨得石刻三四存於州治自餘雖詩章記事所以藻飾柳邦者亦蔑如爾又安得所謂全文備集者哉因喟歎久之出舊所藏及旁搜善本手自校正俾鳩良工創刊此集其編次首尾門類後先文理差舛字畫訛謬無不畢理且委僚屬助成其事未克就促召公對眷眷相囑焉禔雖不才實獲躡蹤繼軌於公之後塵而喜公樂善之心付託之語乃督餘工助成一簣豈惟不墜侯之偉文抑亦成公之雅志焉紹興四年三月初一日右朝奉郎特差權發遣柳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金魚袋李禔序

柳文年譜後序

文安禮

昔之論文者或謂文章以氣爲主或謂文窮而益工先生與楊遵書亦曰凡爲文以神志爲主又云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先生自妙齡秀發連中異科繼登臺省旋遭斥逐故予以先生文集與唐史參攷爲時年譜庶可知其出處與夫作文之歲月得以究其辭力之如何也紹興五年六月甲子知柳州軍州事潞國文安禮序



此何義門手批本朱憲卿表兄為余自  
稽瑞樓陳氏購得時余十五喜而賦詩

光緒庚辰七月十日翁同龢記



桐城不喜柳州文

庭訓持平夙所聞深博無涯韓子語李翱張籍豈同論

書中夾此詩補錄於後以留少作蘇記



此何義門手批本朱憲卿表兄為余自  
稽瑞樓陳氏購得時余十五喜而賦詩

光緒庚辰七月十日翁同龢記



桐城不喜柳州文

庭訓持平夙所聞深博無涯韓子語李翱張籍豈同論

書中夾此詩補錄於後以留文作蘇記



